通志堂經解

D 二2
1.411
289

門 D 12
帖
卷

盟會門

內大夫及外大夫盟會例

文二年公孫敖會晉士穀于垂隴　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十有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宣十有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鮹邾人會吳于鍾離

通志堂

十有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
于扈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三年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丘　十有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
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九年叔孫
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
向　二十有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
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九
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
公孫段曹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虢　十有一年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
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二十
有五年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
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有

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 三十有一年季孫意如會荀躒于適歷
三十有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
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城成周

嗚呼文武不興而周道衰桓文不作而伯業微隱桓之春秋
諸侯紛紛莫之適從自莊十三年以迄于僖之末主諸侯之
權者在伯主自文元年以迄襄之末益伯主之權者在大夫
自襄之末以迄于哀之獲麟奸伯主之權者在夷狄文公以
前有公及外大夫盟者有內大夫及諸侯盟者此皆大夫專
政之漸而內外大夫無交相盟會者大夫交相盟會則天下
之伯不在諸侯而在大夫矣翟泉一會鐸隙已開晉魯二君
俱怠於政晉以處父士穀趙盾當諸侯魯以公孫敖公子遂

當諸侯春秋世道為之一變列國大夫相視而起垂隴之盟
晉魯二卿宛然與諸侯講玉帛之好當時大夫之會猶有諸侯未
聞大夫專敵大夫者襄仲趙盾之於衡雍叔仲邵缺之於承
筐孟獻子高固之於無婁穀之會叔孫僑如之敵荀首扈之
會季孫文子之敵郤犨柯之會叔孫穆子之敵士匄此則大
夫之敵大夫者矣然不過兩國之大夫也猶未見其大夫盜
伯主之權者也蓋自趙盾以諸侯伯以一大夫敵諸侯天下
之勢已向於大夫郤克以大夫伯以一大夫敵衆大夫天下
之勢始成乎大夫文七年之盟扈經不列諸侯之序不出趙
盾之名志春秋世變之一變也十四年新城之同同授趙盾
以政始列諸侯之序始出趙盾之名而盾始得以伯諸侯矣
愚嘗論晉卿世伯未嘗不倣召陵城濮之故事特桓文用此
以制夷狄晉大夫用此以制中國耳諸侯會于新城之歲趙

盾納捷菑于邾至其城下弗納而還凜然有召陵整兵六不犯之意雖小大之不侔皆所以示天下諸侯義也專盟專會專伐專救愚弄晉國之權于掌股之上桃園之事晉國晏然而不搖諸侯畏之而不動伯權之屬盾久矣趙盾侵陳於宣之六年明年晉侯親爲黑壤之會越二年又親爲扈之會則趙盾之已卒也盾之卒晉人雖能收其權而不屬之大夫不能不縱其權而屬之夷狄楚盟于辰陵晉會于攅函顛之倒之莫此爲甚趙盾忠不足而勇有餘行不及而才過之使趙盾尚在邲之役必不至此蓋前此有盾以伯今則無盾以伯也宣子能爲中國之輕重如此哉雖然趙盾以諸侯伯天下之勢雖向乎大夫而猶未成乎大夫盾沒晉大夫不敢大會諸侯皆得以大會其大夫則郤克其首也天下之勢始成乎大夫矣晉自邲之敗舍楚而謀齊郤克承乃祖之烈其族又大啣一

笑之忿興四國之師以七大夫戰一齊侯若以匹敵齊之君猶晉之君也敗在齊侯辱在晉君甚矣鞌之役非晉之福也城濮之役一戰而勝則伯在晉侯鞌之役一戰而勝則伯在晉大夫晉大夫強而列國之大夫強迄春秋不可復制矣雖然是役也及國佐盟于袁婁七卿俱盟而所以受盟者一國佐也猶未有一大夫盟列國之大夫也未有一大夫會列國之大夫也後此蟲牢馬陵蒲戚之盟盟在晉侯權在大夫大夫有其權未見有其事也成十六年將爲鄢陵之戰則十五年先爲鍾離之會士燮之賢不容不處於危疑之地七國大夫自會而又會吳入春秋來大夫所未有之事會江人黃人于鍾離貫者齊桓之伯也會秦人于温者晉文之伯也會吳于鍾離者晉大夫之伯也伯業愈降而愈下世道愈降而愈趨也悼公雖賢其齒猶未不能不倚大夫以爲重虛打首會我以孟

孫來齊以崔杼會晉以爲常故步未改二戚之會荀罃主之大合諸侯之老爲虎牢之城此與公會齊宋鄭曹于犨而下書城楚丘公會齊宋陳衞于鹹而下書城緣陵者同一例第春秋於虎牢之城而書遂則罪大夫之專伯權也然自鍾離以後大夫專列國之會而未見其專列國之盟也雞澤之役諸侯既盟而復使大夫盟諸侯自此始以盟會授大夫矣邢丘之會魯國之君不得與向之會魯之二卿皆得從戚之會舍君而臣是助此皆大夫黨大夫之效也悼公雖有五會三駕之績大抵以大夫之伯分之悼公沒吾復奚望邪邵克怒齊而盟袁婁荀罃怒齊而盟溴梁雖諸侯之在會不顧也列國盟會惟大夫之喜怒是從尚謂晉有君乎雞澤之役書諸侯之大夫盟罪在諸侯也罪諸侯與大夫以伯也溴梁之役書大夫盟罪在大夫也罪大夫奪伯主之

伯也諸侯以伯權與大夫則大夫以伯權與夷狄宋之盟大勢所趨可得已乎向戌善于文子又善于子木所以媒南北之好趙武善於屈建所以尸西門之盟大夫既得與列國之大夫盟遂敢與夷狄之大夫盟春秋之義臣無竟外之交何得爾也號之會再讀舊書申之會盡有諸侯欲夷狄不奸伯主之權可得已乎鄫衍黃池識者有以覘其他日淳于之城奴諸侯以事母家扈之會適歷之會當賊臣以逐君父大夫之罪春秋所誅厥惡之會謀滅國者大夫也黃父之會謀納王者大夫也大夫之功春秋所録嗚呼此亦奚功春秋正以悲天下之無諸侯也成周之城魏舒南面則三家分晉之事作矣大夫盟會之筆絶矣子不觀春秋之筆乎楚於宋魯之盟不書爵秦於伯主之盟沒君臣吳書會而不書盟越終春秋不書會此聖人定中國夷狄之分也諸侯之盟則如葵丘

踐土之法諸侯及大夫盟則如翟泉新城之法大夫自盟或
序諸侯或總諸侯以臨之此聖人正諸侯大夫之分也嗚呼
春秋之筆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例

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于寧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宣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十有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
吳人鄫人于戚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公會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秋七月巳未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
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

蕭魚

嗚呼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曰世子周制也公之子視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視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執皮帛以朝會焉其賓之則以上卿之禮亦周制也諸侯老者疾者迫於朝聘會盟征伐之期有天子之命不敢後是以其世子來春秋諸侯不聞天子之命是從奔走強令不敢寧居跋涉蒙犯己不能往則使世子代之曹伯終生疾而使世子射姑朝宋公固疾而使世子成會衛侯速疾而使世子臧代夫世子以朝夕視君膳奉社稷之粢盛者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耶之伺也其忍舍君父而他之乎使蔡般許止類有欲速之志則有由然也齊靈怙其強大恥為晉役當悼公五會三駕之年諸侯麇至齊世子光實來于戲以前凡有盟會猶尾於諸侯戍虎牢盟亳城北會蕭魚胡為躐宣於諸小國之上陳款鄭華在齊桓之會者不聞至此不思世子既同於諸侯齊君將置之何所晉悼方明盍亦為人父子計光列諸侯齊人不以藉口乎嗚呼吾讀春秋諸侯世子之序而甚有感於周官班爵之法

公及外大夫盟會例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二十有三年及齊高傒盟于防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

僖十有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
二十有九年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盟于翟泉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
十有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戚人宋人陳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有一年己丑及郤犨盟
襄七年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五年及向戌盟于劉
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嗚呼春秋書諸侯之盟譏之也諸侯及大夫盟譏之又譏也在諸侯則譏在魯則諱諱魯所以尊魯也又孰知諱魯所以譏魯也春秋書公於伯主之盟例不書及而書會以其伯主也伯主欲而我從之也公於大夫盟例不書會而書及以其我君也我君欲而大夫從之也始會幽而沒公則魯為之諱再會幽而書公則魯不為之諱此天下有伯而諸侯之始合也自幽以後凡伯主之大盟皆書會至皐鼬之盟始書及則天下之無伯而諸侯之始散也公始得以行其所欲也或曰

公會伯主盟則從伯主之欲如長樗之盟尚有我君欲而伯主從之者公及大夫盟則從我公之欲其間豈無大夫欲之公不得已而從之者乎曰有之矣浮來之盟公欲平紀也莒之盟公欲納糾也蜀之盟公欲完魯也春秋書公則欲之者公也宿之盟宋人主之也防之盟高傒主之也晉處父之盟處父主之也荀庚郤犨良夫林父之盟則四大夫主之也春秋沒公則欲之者大夫也主在大夫而沒公所以深諱之也猶書及者若我公之所欲而不與其從大夫之欲也沒公則見其欲盟之非吾公也若夫有諸侯在焉或不書及而書會無傷也齊之盟必諸侯在而書會而沒公者諱盟列國大夫之始也翟泉之盟有王子在而書會而沒公者諱盟楚之始也盟洮向而書會一大夫也而一苫衞之君也盟扈盟新城而書會一大夫也而衆列國之君也有諸侯在盟而書會無傷也非諸侯而但其大夫雖伯主之貴卿不與其欲之矣春秋辨貴賤之等而明隆殺之分也不然春秋書公於大夫之盟例書及豈皆公之所欲而非大夫之所欲者邪吾故曰內書公則權在公也內沒公則權在大夫也外稱使則權在彼國之君也鄭伯使弟語衞侯使良夫之類是也此兩國前定之辭也外不稱使則權亦在彼國之大夫也齊高子宋華孫之類是也此臨期定盟之辭也春秋皆不書及者彼之納盟於我者也雖然美惡之事褒貶之法則有春秋在也

內大夫及諸侯盟會例

桓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莊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

公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七年公孫敖如莒莅盟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公子遂及
齊侯盟于鄄丘
宣十有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十有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朾
襄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丘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莅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有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浸祥
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有一年叔還如鄭莅盟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鳴呼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諸侯不可以抗王室猶大夫不可
以抗諸侯公及大夫盟春秋幸多諱之鳴呼豈春秋特為魯
諱哉魯人為之諱春秋亦從為之諱抑不特魯人以此諱之
也諸侯亦以此諱之也吾觀內大夫盟外諸侯未嘗不感於
春秋之世變焉桓莊僖文之大夫不可以敵諸侯諸侯猶以
為愧宣成襄之大夫皆可以加小國之君小國之君深以為畏其始也以
之大夫皆可以加小國之君深以為畏其始也以
為愧其後也以為喜又其後也以為畏大夫之勢寖長寖大

而莫之遏也在禮卿不得會公侯會伯子男春秋之初古風未盡澌絶人心猶有羞惡一犯非禮則顏忸怩而心不寧內大夫未有盟諸侯而盟諸侯者自柔始公亦自知其無禮於宋也親往五會以謝宋竟不一釋憾於宋甚則舍玉帛而事干戈柔之盟所以致宋之戰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則禮失之卑盟齊宋之君則禮失之抗盟歃未乾西鄙蒙伐大夫出疆有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吾見專之害而未見專之利也雖然折之盟有陳侯敵宋公而柔不免得罪於宋鄄之盟有宋公敵齊侯而結未免得罪於齊我大夫未有特會諸侯者也特會諸侯者自敖始讀春秋至此宜大夫之可以敵晉侯也會戚之明年我公如晉晉使處父盟公以報之處父盟公魯以為諱則敖之會晉晉亦以為諱明矣內大夫之列於諸侯始於公孫敖外大夫之列於諸侯始於士穀此特晉魯二

君恣患以為此諸侯未必以為是也陽穀之會季孫文子帥求盟于齊也而弗及盟此君也彼大夫也齊弗肯以及我也此時實有疾齊若不聞受襄仲之賂然後受鄑丘之盟既盟而悔臨我以兵又以聲我襄仲抗盟之罪不得魯君之盟穀不止也大夫抗盟諸侯皆有羞惡之心而君臣冠屨之分未至蕩然也宣公折節事齊公盟公會而公往朝之末年鼓舞少倦然後使我歸父往城濮以來公未嘗往會于楚公未嘗往盟于楚事勢張皇然後使我歸父會重則以我公行輕則以大夫往大夫之權未張也晉人失魯者十有六年斷道之盟喜於得魯赤棘之役魯以歸父而疑晉魯也請盟晉也受之惟以得魯為喜不暇以盟大夫為疑沙隨而君辱莒丘而臣辱晉人于是再失魯矣郤犨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自此晉人不敢輕視魯之大夫

虛打之盟我仲孫往會晉人喜魯卿之再來不暇以魯君爲請則僑如之言正以譖獻子也反以譽獻子也借曰是盟魯有仲孫齊有崔杼匹也邢丘之役我公在晉晉侯舍君而臣是會借曰齊宋衛之大夫可以敵武子然魯君不在猶可藉口有魯君在而辱使其大夫寘君懼矣吾然後知晉得魯君反以爲常得魯卿反以爲喜也盟宋以後公不從諸侯盟者十有八年平丘以後公不從諸侯盟者二十有三年祲祥之盟拔之盟魯惟從事於一邾而已惟大夫書會書及而已襄十一年作三軍而公室分爲三昭五年舍中軍而公室分爲四貪惏無厭浸及鄰國瀆東沂西之田蠶食而穫取之猶未快也至其國要其君邾不得已低首下心而就之盟雖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始以三卿伐之繼以二卿盟之無乃陵小乎怒於室而色於市市人亦望而畏之者也或曰

子論大夫之盟諸侯而春秋世變猶未詳也曰文七年如莒涖盟昭七年如齊涖盟修鄟好也於春秋之世變無與也季友涖盟事齊之始也歸父會于戚事晉之始也敖會于戚事晉之始也遂盟鄟丘舍晉事齊之始也歸父會穀舍齊兩事晉楚之始也叔弓會陳舍楚兩事晉吳之始也叔還涖盟背晉事齊及事吳之始也嗚呼春秋世變於此乎起亦於此乎止也

春秋提綱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提綱卷第九

雜例門

春秋王室

嗚呼吾於詩之二南而知雅頌之所以興吾於詩之二變雅而知春秋之所以作白華車舝瞻卬召旻之詩太任大姒之家法蕩然矣自古豈有家不正而天下定者邪詩述西周之盛自文王以下正始之基也春秋著東周之衰自平王以下返始之本也詩春秋之作此周之所以爲東西者歟攷其盛衰之由明其得失之迹則齊家二字乃詩春秋之大綱領也春秋撥亂返始之書蓋於隱公之元年三致意焉並后匹嫡春秋之戒也立子以貴不以長以長不以賢春秋之法也元年正月即位不書兄不宜讓而讓也鄭伯克段段不書弟不宜爭而爭也宰咺歸賵仲子不稱夫人而稱字妾不宜僭

而僭者也一而再再而三獨拳拳於隱公初年之簡則元年以後之筆可知矣周治之正始無有過是者雖然有關雎之后妃則有鵲巢之夫人周實不正於諸侯乎何誅及秋以來宋魯有公族之患齊晉有世卿之患當時之患無國無之二百四十二年間周室無他變特生於並后匹嫡之事耳平王之始於春秋也以此故敬王之終於春秋也亦以此故蓋自槀弧箕服之謠起赫赫宗周誰實壞之申后失其尊世子失其嫡讀小弁之詩千載而下使人憤惋而不平逝平王身及之而身爲之上屈王宰下賄人妾不念伯服之於周而反啓桓公之於魯借曰既耄小弁之詩忘乎哉抑父亦有言前舟溺後舟不可繼桓王可以鑒之矣有世子之嫡有子儀之愛於是有周公黑肩之謀若無辛伯莊其危哉此桓王不鑒其父而貽禍其子者也莊王可以深鑒之矣有玉姚之嬖有子頹之寵於是有五大夫之亂若無鄭虢惠其危哉此莊王不監其身而貽禍其孫者也嗚呼若惠王者可以痛念而疾懲之矣三折肱知爲良醫何乃婦言是用俊廢長立少之謀獨亂周室者二十年卿是會于首止用是盟于洮用是出居于鄭若前乎無齊則襄不得立後乎無晉則襄不得歸此皆惠王不監於乃祖乃身而貽禍其子者也自幽之三年王昵襄如至魯僖之二十四年襄入王城一百六十六年間周更七王大抵並后匹嫡禍亂相尋之日也襄王立鑒叔爲天下之母居鄭之禍亦自取之止滑去新曲不動念我文公之五年使召伯會葬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成一成風之妾卒使敬羸倣其事於他日則襄王實啓之也周不能已禍於周而每每駕其禍於魯可歎也夫自襄以後百一十餘年王室少事其間王子有專戮宣十五之罪而弗誅王弟無始禍襄三十之謀而見

殺此皆天王不善於齊家之過至昭之二十有二年又踐惠襄之故步而甚之者也穆后太子相繼即世東宮之器擁虛者八年於是動賓起之禍心雄雞斷尾之喻王不許以言而許以意則天王之欲立子朝久矣特畏劉單諸人而不敢發也嗚呼惠襄以前皆事當其身而不悟乃欲責景王遠監百一十餘年之事亦難矣攷之王室更四大變皆以並后匹嫡之故外是周豈有他患哉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春秋書王而冠以天父子夫婦之天且不正若臣若民之天將復奚恃哉然則春秋之書愧天子也或曰王室之禍莫酷於惠襄子頹子帶皆不見於經而子朝獨見於經何故曰惠襄之時有齊桓晉文在百子頹子帶輩無能爲周室害也經不書恃天下之有伯也至景王以後晉少儒矣王室將聽命於陪臣矣徵會于諸侯曰期以明年會于黃父將納王也又曰期以明年卒使王室泰然至十有八年而後定聖人於此深以子朝爲憂經書子朝悲天下之無伯也晉政多門紛紛之不暇而莫之主也春秋之書曰王室亂前乎桓文之伯所未見之文也吁豈特王室亂而已哉

春秋書公

嗚呼先王五等之爵紊亂而至於春秋極矣夫自夏商以前未聞也分土惟三建爵惟五其昉於武王崇德報功之時乎然當是時受王命爵上公者有幾唯是天子之老則稱公周室之容則稱公望太公也而爲師旦周公也而爲宰二公有大勳勞於王家世公之爵初不爲過書稱齊侯呂伋詩稱乃命魯侯則呂伋禽父猶以其子不得世其爵況其後之曾若玄者乎春秋以前有衛武公者有鄭武公者縣外之諸侯入相天子者也春秋以後有祭公州公者有虞公宰周公者縣

內之諸侯夾輔王室者也舍是無稱公者矣武王以胡公不淫使封諸陳以備三恪其後陳平爲侯杞夏之餘也東樓公始封之君也其後子孫之見於春秋者自侯而書伯自伯而書子安在其爲公也哉若陳若杞雖能身公爵於其初而不能世公爵於其後王賓且爾矧在諸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終始得稱公者惟宋爲然蓋以武王伐殷作周之故舍是而稱公者皆僭矣魯隱之父曰惠侯其正也入春秋之初年書曰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緣此諸侯爵無尊卑國無大小例稱之曰公則息姑實倂之也魯不特以不正之號加之父而又以不正之號加之祖自稱於諸侯則曰儆福於周公魯公周公魯公未聞其有此也齊又效尤之曰儆福於太公丁公太公丁公未聞其有此也獨晉仇生爵爲侯殺諡爲侯其後世之子孫循是而曰我先君文侯此意猶古文襄以下何不視此爲的邪攷春秋七十二國之君不于先王之典禮不紊先王之封爵無得罪於春秋者獨蔡季極十惡於極侯耳其他則聖人先卒以爵後葬以公其能逃一字之斧鉞哉吁天子若能守先王之法度則不至是吾觀虢公晉侯朝王王賜之玉五瑴馬二匹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虢公也晉侯也而等是賜也諸侯象之其又何誅焉雖然諸侯之僭尚可言也鄭伯也而謂之公伯有其大夫也家臣或以公呼之矣大夫之僭不可言也吁先王封爵至於流弊之極尤有不忍言者春蠆茲荊蠻謂諸侯無疑於公之號則已無疑於王之號入陳之舉哆然以諸侯縣公爲辭則當時之諸侯第班於夷狄之大夫爾柳人亦有言冠冕雖敝不可加足公爵雖輕不可加之夷狄之大夫吾不知息公子朱葉公諸梁蔡公弃疾彼何爲者也王不爲公而重其號卒亦不自重其號魯惠儒

桓之於春秋天子不敢問則齊宣梁惠之於戰國亦無足怪者矣天下豈獨一荊楚乎東周之鼎幾何不遷之于函秦乎然則如之何春秋之法正本澄源當自上者始

魯婚姻例

魯逆夫人夫人至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

成十有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內女歸于他國

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

七年叔姬歸于紀

莊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僖十有五年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

嗚呼男女親迎則授受明禮也唯萬乘之尊不容親屈於諸侯故使卿逆之公監之自王以下一是以逆爲禮詩曰韓侯取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之迎者也侯我於庭乎而侯我於堂乎而大夫士之迎者也庶人工商皁隸牧圉有不以是者父母國人皆賤之也吾讀僑鄭諸國之風吾悲之嗚呼親迎之禮不明至此邪夫婦之道莫善於克終春秋之筆莫嚴於謹始書魯逆夫人者五獨於桓莊爲詳所以志其亂魯之階於文公爲略所以志其去魯之本齊侯不以桓公之篡而與之謀婚桓公不往親受於齊

而使賊以逆姜氏象之其又何誅焉禮有逆女無送女齊侯
送姜氏于讙所以邀公之必來也經書公會齊侯于讙繼書
姜氏至自齊設使齊君不送公必不會公之重在齊侯重不
在逆女明矣始之不正終於何有哉莊公受制文姜必齊女
而後取三十餘年未有內主公之求於齊也急而齊之應公
也緩納幣使卿公實親往春秋所以示譏逆女親者也春秋
可以無貶然而如齊逆女公其知有桓公乎如則順而所如
之國則逆逆之是而所逆之女則非經不書至而書入以國
人有所不與也宗廟有所不受也魯君婚姻之事未有如桓
莊之詳且悉者文繁而不厭聖人以是著魯禍之本焉以是
爲天下之大戒歟男不親迎不得以有室女不[illegible]以
有家使大夫非禮也況微者乎文公斬焉衰[illegible]
如齊納幣識者知其忘先君矣又貴聘而賤逆不書夫人魯
不待以夫人也姜不書氏齊不待以女也曰逆姜于齊則不
知其爲嫡爲妾逆婦姜于齊始知其爲伉儷貴爲諸侯而婦
不得稱夫人春秋所以嚴正始之辨後乎書至則曰夫人姜
氏書歸則曰夫人姜氏終不與敬嬴得以代之也文公十八
年之簡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數字淒涼爲千古簡編之
恨春秋安得不於逆婦之初而謹之乎書逆婦者三二有姑
之詞也一賤逆之詞也豈惟魯爲然哉外諸侯之逆女自裂
繻以來親迎之禮廢久矣書紀伯姬悲之也書鄫季姬寵之
也伯姬于宋三以勝書叔姬于紀兩以歸書賢之也外女書
至視魯其家也內女書歸視諸侯其家也歸者所以依人以
終身也然則杞叔姬鄫伯姬齊子叔姬曷爲又書歸乎吁知
出姜之初不書至則知三姬之初不書歸

魯莵狩例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七年焚咸丘

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

昭八年秋蒐于紅

十有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閒

定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大蒐于比蒲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嗚呼春秋兵制襄公以前未聞也至昭公而大蒐之名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諸侯歲以三田爲禮吾攷襄昭以來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魯之公室遂壞而不可復拯矣豈無故而然邪

狩郎犯非地之戒狩禚忘不天之仇罪之輕重不可以槩雖然斯時也蒐狩之制未壞也按僖公之頌公徒三萬其人公車千乘其賦即位三十餘年豈蒐狩之禮未嘗一講春秋不書大抵得時與地之故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此乃兵權旁落之漸三軍魯之舊制襄十一年書作三軍者版籍缺落三家各毀以充三軍之數昔爲公室有今爲三家有春秋書作不宜作也斯時公室三矣而猶未也昭之五年舍中軍季氏擇三子各一公室於是乎四分之蒐舍中軍之三年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知誰爲公室之民乎自後三蒐比蒲一蒐昌閒俱以大名夫大蒐天子之法也而夏官司馬之司也魯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三家之僭且及此矣豈特失時與地之爲可譏哉春秋於桓莊之狩言公而昭定以後不言公公不與蒐也定之十四年公雖在蒐猶無公也公不

與蒐國不顧君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賤者且獲其非常矣春秋安得不止於獲麟

魯祭祀例

郊望 郊牛附

僖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

亥郊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嗚呼天子不卜郊魯卜郊何也魯人上僭天子之禮每郊必卜于上帝吉則郊不吉則否卜之者其爲人以僭禮之爲疑乎凡卜不過三過三而卜則失其時冬至之日郊天子之禮也魯不敢用日至而但用啓蟄十二月之下辛卜二月之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之下辛卜二月之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之下辛卜三月之上辛又如是則不郊矣春秋不書春卜郊者自日至以至於啓蟄以後皆郊之時也僖公四月之四卜襄公四月之四卜其過在於三月不從而猶卜也成公五卜則甚矣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是卜之後時至四月而始三卜之後時而非禮與惠公請行郊禮以來遲豈知春秋書三卜之後時而非禮與

疑顧盼不敢直情而徑行之禮之將用則卜而不從則不郊至成十七年之九月經書用郊則郊不復卜而直用之矣定公五月之辛亥郊哀公四月之辛巳郊不卜而郊毋乃以先君成公藉口不思郊不過春爲祈穀祭帝耳夏而種秋而斂將焉用此哉經書不郊猶三望可也三家之傳諸儒之註莫有據依余嘗論天子郊天則百神從山川星辰之神莫不在也天子不能親至其所而祭故有望焉三云者總山川星辰之神而言之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豈安得用此禮乎郊者僭禮之大者也魯既免於僭禮之小聖人以爲不如勿望而已矣此春秋書猶之意也然則郊之得其時而卜之得其度其爲禮乎曰春秋書之不可勝書惟於失禮之中而又失禮焉則書之果以爲禮乎夫子何以有周公其衰之歎

郊牛

嗚呼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春秋書鼷鼠食郊牛角猶曰有司之過也改卜牛而又食其角則非人也天也郊牛之口傷則無鼷鼠而自傷也改卜牛而牛又死豈人之所能爲哉春秋書卜郊而屢不從書改牛而又食天其不享魯僭乎鼷鼠食郊牛角祗食其角耳口傷祗傷其口耳食郊牛不言其所食之處則徧牛之身皆食也牛死則如之何曰埋之牛免則如之何曰有司玄端送於南郊而放之然則春秋或書免牲何也曰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之曰牲曰免牲是不郊也牲已可用而免之也故不曰不郊但曰免牲曰免牛而又曰不郊者牛未可用

而免之也故既曰免牛而又曰不郊春秋一字之權衡其可輕易乎哉吾故備郊牛之說而實之魯郊之次

魯禘例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嗚呼禮不王不禘天子立始祖之廟推本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祀之而以其祖配之此之謂禘諸侯不敢祖天子而以其始封為祖故禘不及諸侯也周有二祖太祖文王始祖后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稷配天於郊嚳禘於太廟周制也東遷以來諸侯率以天子為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衛蒯瞶亦曰太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亳城北盟亦曰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諸侯之僭蓋不獨一魯矣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此禮豈獨罪魯哉魯有二禘

常禘有三年之喪畢而禘春秋書之則不勝書唯禮之重失則書之閔二年之禘則譏其未喪畢而服吉也先君之几筵猶在於寢未可以稱宮廟也僖八年之禘則譏成風將為夫人舉先君之衆主而悉致之廟也若祗以禘為失禮則春秋不書祫何也曰諸侯之禘諸侯祫大夫薦庶人享魯有祫祭而春秋不書祫何也曰諸侯之事無大於祫大事即祫祭也有事即常祭也春秋書大事則祭無大於此矣聖人以是明郊禘之僭歟自閔公亟行是於莊公自是羣公之廟往往用此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三家象之其又何誅焉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蓋春秋所不忍言也若夫禘于僖公順祀先公而祈焉吾不知誰為之誰為之

魯雩例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有六年秋
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八年秋八
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
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
大雩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
有二年秋大雩
嗚呼魯之雩其有二平有常雩有旱雩建巳之月蒼龍之宿
昏見于東方是時舉雩禮以祭之祈百穀仰膏雨也若乃旱
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雩而雨則但曰雩雩而不雨或旱而

不雩則始曰旱經無建巳之月書雩者其魯之常祭歟或一
年而兩雩或一月而又雩者其旱甚歟然則雩以大書何也
天子之雩主上帝諸侯之雩主山川星辰春秋書大雩則魯
人僭天子之禮而雩上帝矣然則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
毋乃是歟曰誰為是言若吾夫子之言則信若吾夫子之言

魯土田例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
田
成二年取汶陽田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

之田歸之于齊

襄十有九年取邾田自漷水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二十有五年齊侯取鄆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嗚呼隱桓之初諸侯其猶有王室乎鄭莊以許力行乎諸侯專盟專伐宜不王室是顧行一不義則歉然有不能自安之心未嘗的為之名正為之辭深自諱晦以蓋其不義之舉雖天資之巧詐過人亦有所顧忌不敢直情而徑行之也許田於魯為朝宿之地祊於鄭為湯沐之邑舊矣鄭莊之請以祊易許田則隱公之八年也我既入祊而不與鄭以許田鄭人不

急不迫未嘗有辭於我者四年以周公之原廟在彼魯人重以與之而鄭人亦重以請之也桓公以篡得國求寵於諸侯寤生藉此為取許田之隙不獨以祊而以璧繼之不敢以請而以假名之假云者其殆鄭莊歉然不能自安之心乎是時周室雖卑主用猶在一旦明天子復行巡狩朝覲之禮祊不得而有而許田鄭亦不得而有也我不曰假魯將以王室不得而有而許田鄭知畏王室若乎春秋為辭嗚呼假之名其起於此乎諸侯猶知畏王室若乎春秋循是而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冀其王室復行巡狩朝覲之禮也繻葛一敗不可收拾天子亦聽諸侯之不復朝覲矣夫諸侯之寶三土地為上不敢以尺寸取諸人亦不敢以尺寸予諸人春秋凡魯取邑則書以貪人之有為罪取魯邑則不書以失地為宗廟之大辱也故內不書叛必書圍所以見其叛外不書取必書歸所以見其取取不書歸必有故然後言

其取不以尺寸予諸人者也外邑來歸則我書入以言其逆
已邑來歸則我不書入以見其順不以尺寸取諸人者也嗚
呼取必無歸春秋書歸以幸之假必有歸僖公居常與許復
周公之宇其諸許田之歸于我歟春秋不書其諸書假則不
必書歸歟魯公受之至桓公而棄之春秋所以著其罪桓公
棄之至僖公而復之詩頌所以嘉其功所可惜者周爲天下
共主聽諸侯土田之自棄自復而莫之能治也聖人望周之
意缺然也異時鄆田之爭使劉單二子訟于晉閻由之爭執
甘大夫襄以謝于晉周尚如此何以庇諸侯哉吁安得韓穿
一言而汶陽之田不歸于齊

魯城築例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有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鄑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
城諸及防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夏四月
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郎　夏四月
穀左氏云發管仲范氏云高白丙上有小穀城
文七年春遂城鄑　十有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
諸及鄆
宣八年冬城平陽　九年冬城中城　十有八年秋築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冬城中城
鹿囿
襄九年夏城費　十有三年冬城防　十有五年夏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十有九年冬城西
郛　城武城
昭九年冬築郎囿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囿
十有四年城莒父及霄此年無冬
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四年夏城
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嗚呼春秋內書城者二十有二其皆譏之乎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先王之制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先王之時也春秋非以其不時書則以其過制書得時與制而猶書之者所以重民力也夫先王建國諸侯受封之初皆有城郭以域其民豈必春秋而後爲城築計歲月以久之風雨以頹之干戈矢石以馮陵之時葺其不完以爲民備猶有先王之時與制在若乃凶年而城凶年而邑尤春秋之所大戒一年而屢役一役而兩城君子以爲用民力之爲已悉矣城而帥師某寇將至不曰牖戶綢繆迨天之未陰雨邪興城造邑猶恐勞民築臺築囿何以爲役攻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不興一城築不造一臺囿不敢輕用民力南門才一興役而仲尼之筆已繼於梁亡之後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深意也即吾讀春秋而有懼焉城郭之制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春秋以後皆大夫之私城其邑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本大末小是以能固其民而無爭心叔仲謂南遺多與而役以城嘗後來圍費墮費公室一大勞動季孫叔孫帥師城成郈至圍成之役定公親往竟不得墮防臧氏之邑乃大城之卒使武仲得以防要君而求後於魯武仲且爾又何議乎他成公以後魯多叛邑非末大不掉之弊即櫟人知有子元而不知有鄭曲沃知有藥氏而不知有晉是假寇以兵而齎盜以糧耳故大城國之害也國不可無城城不可無民民不可無吏有社稷人民者盡于此乎念豈一

城一邑所能係其成敗存亡之數也哉

春秋提綱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提綱卷第十

雜例門

魯宮室僭侈例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莊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月刻桓宮桷　二十有九年春新作南門

僖二十年春新作雉門及兩觀

文十有六年毀泉臺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立煬宮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嗚呼吾讀漢儒之記禮而深悲之成王周公之用心終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伯禽亦爲之誣也久矣其言曰成王命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太廟象天子之明堂庫門

象天子之皐門雉門象天子之應門後之讀記者亦曰成王以此命之魯也不知漢儒之爲此說其源流蓋自讀春秋之誤也彼見夫春秋之於祭祀也則有郊禘之文於宮室也則有延廐南門雉門兩觀之書遂從而附會之謂魯人可得以用周禮不知春秋正譏魯人之不得以用周禮也延廐法廐南門法門雉門兩觀皆非諸侯所有春秋一是以新書之蓋譏其新必有譏其故者矣新者因其故而治之不悟先公之惡其罪小新作者盡廢其故而復爲之效尤先公之惡其罪大先公爲之已知而改之以復諸侯之舊足矣或曰若子之言春秋不以毀泉臺之例譏之乎吁泉臺之築不至於僭先君爲之已勿居之則可毀之則太甚若夫延廐南門雉門兩觀則有天子之制在豈得與先公泉臺比乎使魯有賢子孫毅然改之以復周公伯禽之法度以聳四方諸侯之觀聽春秋當何如其褒也縱不能改勿修可也今又新之以彰先君之惡春秋寧不責於爲人之子孫者乎或又曰皐門有伉應門將將雖古公亶父猶爲之諸侯爲之無害也吁大不然皐應二門雖立於古公爲諸侯之時追武王克殷周公制禮遂定爲天子宮闕之制豈有既爲天子之制而復假於諸侯者此成王之所不當予而伯禽之所不敢受也攷之春秋周公子孫不克守先代典籍不惟上紊天子宮闕之制其亦紊諸侯宗廟之制諸侯廟制二昭二穆與大祖而五禮也成公六年立武宮大非宮廟即遠有毀無立之意卒使意如效閭巷小人之謀禱于煬公以冀非望之福迨定公立又爲立宮以媚之宗廟舊制大爲姦臣所破壞哀公何時桓僖之宮猶不之毀季氏檀國之私一至此乎不惟紊諸侯宗廟之制其又紊夫人祔姑之制妾母有妾祖姑則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則易

牲而祔於女君禮也隱公五年則杞仲子用諸侯之羽數而萬於妾母之宮經書曰初前此未之見也仲子別宮猶可僖公禘大廟致夫人則成風竟得以祔於廟矣仲子之書字猶可文公之簡書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則妾母竟得以稱夫人小君矣其後敬嬴定姒齊歸之例且踵踵矣不知周公魯公娶於薛惠公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其皆合食於廟乎嗚呼宮闕之制壞則君臣夷也宗廟之制壞則昭穆混也夫人祔姑之制壞則嫡妾均也其他丹楹刻桷之侈譏之不可勝譏吾無譏焉猶曰魯秉周禮也如是而爲秉周禮也吾是以爲諸侯羞也吾是以爲世道嘆也

魯宮室災變例

桓十有四年秋七月壬申御廩災

僖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二十有五

年五月西宮災

文十有三年夫人室屋壞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嗚呼春秋之於宮室也非僭禮不書非志災不書災之餘而再役也亦不書御廩不無作也大室不無修也新宮不無再營也攷之春秋無復興役之文獨雉門兩觀災於定公二年之夏五而新作於二年之冬十豈雉門兩觀則有再役而御廩大室新宮魯人不復爲之乎吁不然宜新不書必不宜新也而書之以見其後宜作不書必不宜作也而書之以見其僭雉門天子之應門兩觀天子之外朝觀災不戒而又爲之

君子謂定公於是平棄王度矣書災則造者之罪魯先君嘗之也書新作則復者之罪魯定公嘗之也春秋之於宮室豈徒志災而已災御廩而嘗非禮也新宮而哭非地也夷伯廟震有隱慝也大室屋壞志不敬也西宮之災晤室屋漏之地不可不謹也桓僖之災三家擅魯之私不可不禁也此猶可也至哀四年六月之亳社災天之示變於魯豈小也哉昔武王克殷使諸侯皆置殷社以爲戒亳社災則天奪之鑒而魯亦隨之矣春秋志災亦止於此矣嗚呼宣榭火則宣王中興之迹無復望於周亳社災則殷人已覆之車將復見於魯悲夫春秋之於宮室也豈徒志災而已矣

災異例 魯災異上帝旁災則書 水旱、外國災異附

魯災異上日食星變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雪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　八年冬十月雨雪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十年冬大雨雪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年冬大雨雪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三十有三年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九年九月癸酉地

震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十有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食之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十有九年夏已卯地震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魯災異下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桓五年秋螽　十有四年春無冰

莊六年秋螟　七年秋無麥苗　十有七年冬多螽

　十有八年秋有蝗　二十有八年大無麥禾　十有九年秋有蜚

僖十有五年八月螽

文八年冬螽　十年冬饑　十有三年秋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成元年二月無冰　冬蝝生　饑

襄七年八月螽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昭二十有五年有鸜鵒來巢

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九月螽

十有二月冬螽

水旱

桓元年秋大水　十有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

四月不雨　六月雨　三十有一年夏大旱

文三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宣七年秋大旱　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外國災異

莊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年夏齊大災

僖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宣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成五年梁山崩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甲午宋災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嗚呼自漢儒以春秋附洪範而後世之言天也誣矣一災則一事之應一異則一徵之召其言天人相與若甚密而不謬者何休之解春秋又祖其說而波蔓之嗚呼天乎若二三子之所見則小矣不曰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乎夫先事而至謂之異隨事而應謂之災春秋事應具存未嘗條而分之目而析之若漢儒之所言者日有食之不指其何物者缺其所不聞也孚入北斗必以有書著志其不常見也星隕如雨已隕之後其象何爲隕石于宋方隕之初其物爲何聖人未

嘗不究其所以然而終不敢言其所以然爲言之近於誣也聖人之重言天如此而況指某災某異而爲某事之應哉隕霜殺菽舉重也隕霜不殺草舉輕也無冰燠甚也雨木冰寒甚也雨雹時或有之而大則爲妖也震電雨雪天時之常而過則爲災也其類如地震火災水旱之變爲人君者盍引而自咎曰君道廢歟臣失節歟宮闈之不正歟民事多失和歟何變異之荐臻也意者兵役繁興而不務職歟宮室過盛而不知量歟不然何以至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正欲人君廣修德以應天也雖然天文之異雖可憂物象之妖深可畏鸜鵒鴝吳禽也螽南越之妖也蜚亦魯國之所無也有之則爲異故春秋書之曰有麋魯所有也有不爲異而多則爲異故春秋書之曰多螟螽蟲螟天下所多也多不爲異而災則爲異故春秋但書之曰螟螽物反常爲妖春秋謹之而又謹之者也或曰外災外異惟宋爲多何邪宋魯乃赴弔相通之國其見於簡書最密仲尼於宋其閒之祖父也最詳史記有可得而書者春秋有可得而詳者石隕鷁飛蓋有不必告而告之者故春秋書外災外異莫詳於宋其他諸國至有廢興存亡不以告者矣災異云乎哉或又曰三國五季之世祥瑞之列於汗青者相望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專書災異無一祥瑞之足言者何故春秋祥瑞不書惟有年則書今有年所以爲上瑞也吁桓宣之世兩書有年春秋以爲瑞乎以爲喜乎以爲憂乎盍思之

鄭莊公之後五世兵爭

按左氏莊公乃魯桓公十一年卒祭仲立公子突世子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

而立公子曇十八年齊人殺公子曇而轘高渠彌祭
仲迎鄭子于陳而立之杜云子儀也莊十四年傳瑕
殺鄭子及二子而納厲公至此凡二十有二年始定
晉昭公之後五世大亂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曰仇即文侯弟以千畝之戰
生曰成師即曲沃桓叔桉左氏於桓公三年傳載魯惠公二
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侯於曲沃惠之三十年晉
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
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
之翼侯奔隨又載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
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
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公二年春曲沃武公伐
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七年冬曲沃伯

誘小子侯殺之八年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
緡于晉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
爲晉侯　翼桉詩孔氏曰在平陽絳邑縣　曲沃桉
詩孔氏曰在河東聞喜縣

夏五闕文

夏五者何穀梁曰傳疑也公羊曰無聞也杜預之解左氏亦
曰闕文也無聞則無聞矣闕文則闕文矣傳疑者又何足以
疑哉夏五而必繼之以月無疑也聖人於此既不難於一字
之增而卒不敢者非有所不知也知而闕之者乃千萬世之
信史也蓋春秋多闕文唯桓公之簡爲甚春秋之左氏多闕
傳唯莊公之簡爲甚桓五年之甲戌己丑非以兩日赴也甲
戌之下有脫簡耳四年之無秋冬七年之無秋冬非聖人削
而去之也桓公之春秋多闕文矣左氏有經而無傳者尚多

有之獨莊公自元年以後大半失傳自十九年以後空一年之經而失傳或累數年之經而傳皆無之以迄於莊公之末疑有墜失之最甚固不止如成公二年夏月之闕文也傳且如此況聖人之經乎況聖人所修之舊史乎宜夏五之闕矣夫子以前爲舊史爲舊史之闕文史之所闕者聖人且不得而增經之所闕者學者其可得而議之哉嘗攷杜預之解左氏每遇闕文則曰史闕文也范甯之解穀梁每遇闕文則曰甯所未詳獨何休之解公羊以爲春秋皆無闕文隻字片簡偶有墜佚則曲爲之說以附會於經桓十七年之五月不書夏則曰非闕文也月不繫時者文姜不繫之桓也僖二十八年之冬有壬申之日而無月則曰非闕文也日不繫月者諸侯不繫之周也昭十年之無冬則歸咎於昭公之不郊定十四年之無冬則歸咎於季桓之

受女樂失馬遠矣而執塗之人曰馬之失也職女之由此皆不近人情之論凡某闕文皆有論証至夏五不得其說則置然而不敢解休也生平之枝始窮矣然則春秋不書者其皆闕文乎隱十年之無正桓十有四年之不書王定元年書春王而無正月若此者亦闕文乎若盡以夏五之例而例之則聖人筆削之意隱矣學者之解釋經疑宜於此審訂之但不當如何休之附會以春秋皆無闕文至夏五不得其說以爲後世笑

元年春王正月

孟子謂晉之乘楚檮杌魯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取春秋之名者取其義也蓋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元非正也諸侯有世無年有某事則繫於某王某年之下據隱公元年合書曰平王四十

九年公即位今書曰元年是魯自改元矣春秋之書舊史也
韓宣子於昭公二年聘魯當時夫子年十有三見魯之史已
名春秋迨夫子約魯史仍名之曰春秋蓋深有取於春秋之名
之義微寓乎尊王之意舊史則未必知之而夫子則深取之
天子以年諸侯以時年雖魯國之僭而時乃天子之授時而
天下諸侯之所同有夫子超古史而立法於元年而繫時焉
以見春秋一統之義魯雖可以黜周之年終不可以黜周之
時書春王正月春王二月則一年皆不可無時則
人亦不可以一日而無王夫魯改元亂也今書春而繫以王
見王者後天而奉天時書王而繫以正見王者猶能頒正朔
於天下而諸侯必奉王者之正朔而後敢即位見魯亂而一
王之法不亂也故書魯元年而名以春秋黜其年也不書尚
之紀年而書春者大周之一統也所以存周也觀春秋之二

字即可以知尊王之義矣

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夫子六經皆用夏正周之時即
夏之時也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此夫子作
春秋筆法也嗚呼千載而下誰能明聖人之心哉

元年春王正月

嗚呼春秋書春王正月或云周正或云夏正千載而後諸儒
未有能決之者若以周正紀事則四時十二月之次更錯迭
紊而人時不復正矣曾謂春秋繫年月日時之書若此哉蓋
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周家不泐夏殷之舊以子月爲歲首天
子開明堂受朔賀布政令於四方用是月也若乃敬授人時
巡狩烝享猶用夏焉汲冢周書云惟十有一月既南至亦如
商書所載惟元祀十有二月而四時十二月之次未嘗改也
特所尚之歲首不同耳孰謂子月爲周家之正月哉今按春

秋書桓八年冬十月之雨雪僖十年之冬大雨雪或謂雪之失時爲災不知雨雪政不在災異之例也水旱螟螽之變大饑無麥苗無麥禾之書聖人畏天災憂人窮也至矣書所以爲嗣歲之喜也此說得之詔南馬氏或曰子謂冬月之雨雪則春秋之常事不書雨雪於冬常事也此何以書曰二百四十二年而兩書雨雪其可以爲常乎兩書有年則其他公私不足之年多兩書雨雪則其他陰陽錯繆之年多大抵古人所謂周多燠年之說不妄也若三月大震電大雨雪則春秋始以災異書矣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或謂十月之隕霜不知十月陰氣始盛雖不殺草亦不爲異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或謂時霜不殺草乃所以爲異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或謂十月無菽此八月之隕霜也不知中原之菽亦有晚穫者詩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則周家以十一月爲歲首而十月乃歲聿云莫矣若謂十月無菽而獨八月有之則八月豈歲莫之時乎攷之春秋比比皆然何必如公羊左氏易時易月而後爲是哉或又曰周官有正歲正月之異子何以知正歲之必在子而正月之必在寅曰正歲直周人所尚之歲首耳正月則四時十二月之次於歲首無與焉豳詩之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於十月爲將改歲則正歲之在子而正月之在寅明矣若謂正月之必在子則豳詩於周家正朔何故不稱正月而變其文謂一之日哉左氏謂正月爲周正至於天策鶉奔之謠不能不用夏杜預專以周正釋春秋至於絳老人甲子之說不能不用夏則夏正乃萬古不易之時商周改之而不可改秦人去之而不可去左氏杜預諸儒欲不用而終不能不用夫子正恐後世疑周家之正月在冬之十一月故曰春王正月則春乃王之正月也夏正乃百

王之所同也彼杜預之於春秋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尚區區守周正之說吁惑矣吾不攻而自破矣

夏正得天

火心星也天子明堂之位也大火之行於天每歲十一月十二月迭移于他次獨正月不違乎建寅蓋建寅之月乃天子坐明堂布政令於四方上奉天正下授人時皆是月也所以堯典劈頭便以敬授人時爲第一義以建寅之月爲萬世法正夫子作春秋意也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獲麟解

嗚呼獲麟二字三家以下言之愈多聖人之心愈不可得而見春秋奈何以獲麟終乎孔子適晉將濟河聞殺竇鳴犢而止爲世亂讒勝禍之將及人也故春秋之作夫子有知我罪

我之歎定哀之世微辭爲多聖人危行言孫之意大不獲已也然則奈何終於獲麟或者以麟爲瑞應不知麟之自出乃太平之瑞王者之應令不得深藏遠匿於山林之間而反因獲於虞人失物之性安得爲瑞夫春秋書狩即狩禘未有不志其地今但曰西狩則窮國以西淫獵所至雖麟不獲免焉麟仁獸也仁人君子之象也感獲麟而絕筆其聖人遁世無悶之意乎其聖人以天何言自處者乎故春秋止於獲麟吁此春秋一字之旨而聖人千載之心縣云使制麟可係竭今豈云兎犬羊可繫

魯論一書聖人於門人問荅之際詳於詩書執禮而略於易與春秋何也蓋易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不敢輕以授人曰五十以學易乃夫子之自道未嘗以是輕許學者也至於春秋乃一王之法不惟不敢輕以語人絕無單言片辭及於春秋之稱又何也考之

二十篇之中皆春秋褒貶之大法意及之而辭不及
之者筆削闕於萬世之是非予奪涉於當時之喜怒
使其書出於夫子之時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則世
之人將有甚於叔孫武叔者矣故春秋之授非私淑
之門人不得以與於此也及觀孟子始益信余言之
不謬孟子之論春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
則孔子取之又繼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
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
孔子絶筆於哀公之十有四年下至孟子當平公之
世已一百六十餘年若以三十年為一世而論孔子
至是殆五世矣春秋所褒而謂之君子者其澤固至
是而斬春秋所貶而謂之小人其澤亦至是而斬雖
有子孫服屬已盡其好惡消其是非定春秋之書可

以出矣孟子猶不敢以斯道為已任則曰予未得為
孔子徒也但以春秋之學私淑之人也世皆以左丘
明親受經於聖人不知左氏之傳皆事迹耳而春秋
褒貶大義惟孟子之得其正傳也觀孟子所謂春秋
無義戰彼善於此之語此非長於春秋乎春秋天子
之事之語此非深得於春秋者乎則春秋為夫子身
後之書惟孟子之得其正傳也韓昌黎荅張籍亦以
言孔子之作春秋也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
後世其書出焉所以慮患之道微矣如斯言也於獲
麟之辭豈不信哉

論左氏

余嘗論三傳之異同而獨於左氏惜焉公穀但釋經而已春
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

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辭理或錯經以合義其事與辭過公穀遠矣獨惜春秋所有者或無而無者反有抑揚褒貶之義猶未之見焉齊桓晉文其功誠足以稱伯必起其侵曹伐蔡伐衛之由則有功者易以見疑楚靈之暴晉三郤之專其罪皆足以殺身必起其見殺之由則爲惡者辭以自解滅譚則曰譚不禮焉滅遂則曰遂人不至滅舒鳩則曰舒鳩卒叛大之加小何患無辭必起其見滅之由則滅人之國者皆可以無罪攷傳之顛末大抵類此乃若言盭取秦言術取晉卜筮占候相人之法事事奇中借曰術家之流勿論至於君子覘人亦曰藥氏先亡趙孟不復年今茲宋公與叔孫皆將死覘人之國亦曰虞不臘虢不五稔楚不十年若陰有鬼神發之者吾是以未敢深信也蓋左氏之長博采諸國之記而爲之傳沿流泝源使學春秋者有所証左氏之失張本春秋之事而爲之辭枝牽葉蔓使學春秋者易以疑陳桓公尚在而先舉桓公之謚鄭洩駕吳諸樊已死而尚見洩駕諸樊之人此皆左氏浮誇之過而不自覺且其載盭卜筮占候相人之法於聖經何與哉雖然論聖人之謹嚴則左氏於春秋爲有功宰咺歸賵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爲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何以知春秋哉余又謂左氏之誇固可惜杜氏之訣深可罪杜之釋傳阿媚取容有不可曉動曰經誤預聖門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余亦嗜左氏者人知杜氏之訣則知吾言之忠

讀竹湖世紀如溪澗之水清泠可掬魚蝦可以枚數讀

鐵山提綱如長江大河浩汗澎湃魚龍萬怪出沒其間
見者自惶惑欲避奇哉遂爲編次以傳小山陳應龍跋

春秋提綱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

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伯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杌故典舊章冊書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闊而考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而疑經是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變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

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言奧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隱括未竟懼其條目破碎援筆輒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以復命猶子韶爲之補續其未成猥加整比越二十年甫爲全書非敢以示學經者姑存其藁於家塾云嘉定辛未秋七月甲子吳郡李琪序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序

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尊王賤伯內華外夷誅討亂賊繩以文武之法度筆削之間微辭精義雖游夏弟與於斯自隱近哀凡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筆於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該萬有八千言天道人事聘會盟侵伐圍入崩薨卒葬王伯華夷間見錯出轇轕紛糾學者欲睹世變始終之會治亂得失之由非融會經傳該貫首尾默識心通則未足以知春秋之要領也余童習是經初得竹湖李氏所著王伯列國世紀讀之不無拆裂經文之疑既觀其分王伯之行事具世系之本末於治亂興衰之際復序而論之讀者一目而洞徹原委則極歎前輩之讀書不苟如此間手抄以示同志今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斯文必盛行於世學者由是而會經傳之大全以探筆削之深意則未必非通經之一

助云至正乙酉歲八月壬子朔渝川後學周自得序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目錄

第一卷

一 周王
二 齊桓
三 宋襄
四 晉文
五 晉襄
六 晉靈成景厲
七 晉悼
八 晉平昭
九 晉頃定
十 魯

第二卷

一 蔡
二 曹
三 衛
四 晉
五 鄭
六 滕
七 邢
八 邾
九 同姓微國
十 陳

〔十一〕杞
第三卷
〔一〕齊
〔三〕莒
〔五〕邾
〔七〕鄫
九庶爵微國
〔十一〕吳
〔十三〕越
〔十五〕狄
〔十七〕附夷微國
〔十二〕宋
〔二〕許
〔四〕薛
〔六〕小邾
〔八〕紀
〔十〕楚
〔十二〕秦
〔十四〕戎
〔十六〕夷狄微國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目錄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卷第一

〔一〕王世紀

周自武王克商建國傳世十二平王東遷爲東周始王平王四十九年當隱元年敬王三十九年當哀十四年由平迄敬凡十有四世悼王未即位遇弑止十三世正統二百四十二年爲春秋始末按周八百六十有七年前乎春秋者二百一十五年周政終乎春秋春秋既作人紀復存之驗者猶二百餘年豈非春秋王霸之不亡

〔隱元〕平王四九宰咺歸賵

尹氏卒

〔三〕天王崩桓王元

武氏子來求賻

〔七〕凡伯聘戎伐楚丘

桓四宰渠伯糾聘

蔡儁陳從伐鄭

〔九〕南季聘

〔五〕仍叔之子聘

〔八〕家父聘

祭公來遂逆后于紀〔九〕紀季姜歸京師
〔十五〕家父求車
〔莊元〕單伯逆王姬 天王崩 莊王元
榮叔錫桓命
〔三〕王姬卒 築王姬館于外
〔六〕子突救衛 王姬歸齊
〔十二〕僖王元 〔三〕葬桓王
謂魯大夫合依三傳互見
〔十一〕王姬歸齊 莊王不書崩葬
〔十六〕惠王元 〔十四〕單伯會伐宋 左謂周大夫公
〔二十〕王處于櫟 單伯會鄄 僖王不書崩葬
〔十九〕五大夫奉子頹伐王 立子頹
〔二十一〕鄭伯納王殺頹及五大夫
〔二十三〕祭叔聘 〔八〕會王人盟洮
僖五會王世子首止
天王崩 襄王元 據傳惠王實以七年閏月
崩襄王告難于齊定位而後發喪

〔九〕公會宰周公葵丘 〔二十四〕天王出居鄭 大叔以狄伐王
王出適鄭處于氾 〔二十五〕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
〔二十八〕朝王所 狩河陽 朝王所 晉執衛侯歸京師
〔二十九〕會王人盟翟泉
〔文元〕叔服會葬 〔三十〕宰周公聘遂如京師
〔三〕王子虎卒 毛伯錫命得臣如京師
召伯會葬 〔五〕榮叔歸含且賵
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八〕天王崩 頃王元年
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頃王不書崩葬 〔九〕毛伯求金
〔十四〕匡王元 單伯如齊齊執單伯
〔十五〕單伯至自齊
〔宣二〕天王崩 定王元 〔三〕葬匡王
〔九〕甕如京師 〔十〕王季子聘

〔十五〕王札子殺毛伯召伯〔十六〕成周宣榭火
〔成元〕王師敗績茅戎　〔五〕天王崩簡王元
〔八〕召伯賜命　〔十二〕周公出奔晉
〔十三〕公如京師　〔十五〕晉執曹伯歸京師
〔十六〕會尹子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十七〕會尹子單子伐鄭　會單子伐鄭
〔襄元〕天王崩靈王元　〔二〕葬簡王
〔三〕會單子同盟雞澤　〔十五〕劉夏逆后于齊
〔二十四〕豹如京師　〔二十八〕天王崩景王元
〔三十〕殺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昭十三〕會劉子平丘　〔二十三〕天王崩　叔孫如京師
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

王猛卒是爲悼王未即位故書名　敬王元
書卒不稱天王不言崩
〔二十三〕居狄泉謂東王　尹氏立王子朝有王城居西謂西王
〔二十六〕入成周晉知躁趙鞅納王　尹氏召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二〕會城成周
〔定元〕晉執宋仲幾于京師　〔四〕會劉子召陵侵楚
劉卷卒　葬劉文公　〔五〕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作亂王處姑莒　〔七〕單子劉子逆王慶氏王入王城
〔十四〕石尚歸脤
〔哀十四〕敬王三十九　敬王四十二年崩元王立在哀公十九年
序王世紀曰乾上坤下而天道立君尊臣卑而人極建此義行乎古今之正彝倫之所以敘世教之所以不泯百王法度之所以相承者也春秋一經總攝萬事而大本始於尊王聖人蓋謂尊卑不著則人紀不建而天理熄矣尚何萬事之有

存哉尊王之義設而後是非非昭明而不舛此春秋所由
作乎春秋之法有述有作小事則述舊而紀録大事始作以
制義尊卑之分君臣之等孰有大於此者皆斷自聖心而始
作者也按杜預載晉汲冢得古書科斗文字其紀年編有周
襄王會諸侯于河陽之文即春秋天王狩于河陽之書睹此
則尊王之辭信爲仲尼特筆也是以王加正月首明大訓前
未有言天王而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未有稱京師而衆大
之名自春秋設嗚呼是聖人定尊卑位君臣復建人紀之本
也自平迄敬十有三王王室之事録乎經者九十有二春秋
克已自治之道揣本而不齊其末正始不治其終者也書天
王書天子書王者欲其修身有本奉天有道法文王之達于
天德宣王之敕懼天命而無害德傷治之階矣書王后書王
世子書王子者欲其齊家有度傳統有正思關雎之正始下

武之繼文而無並后匹嫡之萌矣書京師書王室者欲其朝
廷必治國體必立念豐岐之所由興鎬京之所以盛而無下
堂厭尊之失矣書居書入者欲天下爲家述時邁之訓復東
都之會而無以臣召君以君避臣之事矣書來錫命書來歸
賵書含歸脤者欲其謹命令嚴典制紹彤弓之錫功韓弈之
賚德而無屈命僭侯溢寵滕妾之悖矣書來聘書來求金欲
其惟禮之守惟正之供修大宰貢賦之式宗伯聘問之節而
無辱典征利之瀆矣書朝王書如京師者欲其奔走列國由
明堂之位舉酆宮之政而無強侯大邦慢上之患矣書王臣
之主盟主會主伐者欲其禮樂征伐悉歸於上如召伯之率
職吉甫之治戎而無侯伯陪臣掠權之憂矣皆因其不正以
反之正而致意於本原者也如此則東周改物而五伯之績
可絀矣

〔二〕霸世紀　齊桓公

齊桓自莊九年入國未伯以前事繫齊紀左氏莊十五年鄄之會曰復會焉齊始伯也然十三年北杏之會列人諸侯而獨爵齊桓先儒以爲春秋伯齊之文則齊伯已在北杏當始莊十三年迄僖十七年凡三十有九年爲齊桓紀

〔莊十三〕桓五　會北杏　北杏之會伯業定矣然齊桓於伯亦勞矣自茲以往事事夸視

會盟柯

滅遂

〔十四〕伐宋　單伯會鄄

〔十五〕會鄄夫人姜氏如齊　伐鄆

〔十六〕伐鄭　會同盟幽

〔十七〕執鄭詹　殲于遂　鄭詹逃來

〔十九〕結及盟　伐我西鄙〔二十〕大災　伐我

〔二十三〕盟防　公如納幣〔二十三〕公至自齊　公如觀社

公至自齊　遇穀　會盟扈

〔二十四〕公如齊逆女　公至自齊　姜氏入

〔二十六〕會伐徐

〔二十七〕會同盟幽　會城濮

〔二十八〕伐衛衛及戰敗績　會救鄭　臧孫辰告糴

〔三十〕降鄣　遇魯濟

〔三十一〕獻戎捷　伐山戎

〔三十二〕城小穀　遇梁丘　慶父如齊

閔元救邢　盟落姑　仲孫來

〔二〕遷陽　高子來盟

僖元次聶北救邢　城邢　會檉　姜氏喪至自齊

〔二〕城楚丘　盟貫　求諸侯西不聞秦北不問晉近周諸國未嘗留意桓公管仲亦識分數矣

〔四〕會侵蔡遂伐楚次陘

公子友莅盟

盟召陵只召陵一盟近周自後更不敢雖然假天子以摟諸侯其初甚難但稍稍自尊榮既歸則心已自足矣

執陳轅濤塗　伐陳　會侵陳

〔五〕會王世子首止盟首止　鄭逃歸不盟

〔六〕會伐鄭圍新城　遂救許

〔七〕伐鄭　會盟寧毋　友如齊

〔八〕會王人盟洮　鄭乞盟

〔九〕會宰周公葵丘盟葵丘　〔十〕公如齊　伐北戎

〔十一〕姜氏會陽穀　〔十三〕會鹹　友如齊

〔十四〕城緣陵　〔十五〕公如齊

會盟牡丘次匡救徐伐厲

〔十六〕會淮　〔十七〕伐英氏

滅項左謂魯取公穀謂齊伐管仲死桓公取三十年不敢爲之事　爲之反覆三四十年之前與身死之後其績安在哉

姜氏會卞

小白卒

序齊伯桓紀曰霸之名起於誰乎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王澤壅而下權張正理微而力政起蒙震主之號而不循敬君之節此伯之名所由立歟以古未始有是而桓實造端則桓爲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録其功也功義不相揜而後伯者之是非斷矣何謂義行乎人心之安而主敬以事上純乎由衷之善而履正以律已此桓公之關也何謂功王室既卑而稍尊四夷已抗而僅戢諸侯羣起而略定此則桓公之彼善於此當以春秋世變之迭異考之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未興與桓公之已伯及桓公之既歿世變各異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是又桓公僅可録之中而復有不足焉者也王臣下聘而不荅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非

蔡師書敗荊盛于南鄭分許鄫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鄫弱而遇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荊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歿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者此也伐邾代宋侯度不一蔡入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障履事未久施設多舛遇穀盟扈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蓋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驚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滅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墮蓋桓公成伯之後也所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

凡三變者此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相除齊桓之顛末可考矣

〔三〕霸世紀　宋襄公

宋襄元年在僖九年蓋癸丘會盟已嘗與也十七年小白卒十八年宋始主諸侯伯雖未成事不可泯迄僖二十三年為宋襄紀

僖十八伐齊戰甗齊敗績　十九執滕子

盟曹南鄆會盟邾用鄫子圍曹

會孟執宋公伐宋

二十一盟鹿上

會盟濮釋宋公

二十二伐鄭　及楚戰泓敗績

茲父卒

序宋伯襄紀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可乎則襄公之始嘗

以伯書謂春秋爲與宋襄之伯乎則襄公之終不以伯録始
以伯書者曹南之文曰宋公曹人邾人其與北杏城濮主諸
侯之辭無異矣終不以伯録者宋公茲父卒略不書葬其與
秦楚之君無別矣春秋忠厚之法蓋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
者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
長齊晉猶可以伯豈宋之不可以伯哉能伯矣何以不足乎
終齊桓終身之經營獨取於春秋者徒以有靖中國之功襄
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則伯將何賴焉或曰襄公假仁義而
亡者也曰苟能假仁義則不遽亡也然襄公亦豈知所謂仁
義哉伐喪以立威仁悖之甚者也致夷以謀夏義隧之大者
也推是物以往雖欲假仁與義不能矣

〔四〕霸世紀　晉文公

晉文公自僖二十四年入國何以不書於經公羊子曰文公
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未伯以前事
繫晉紀二十八年伯事著矣迄三十二年凡五年爲晉伯文
紀

〔僖二十八〕文五侵曹　伐衛　入曹執曹伯畀宋
及楚戰城濮楚敗績　會盟踐土　陳如會
朝王所　衛元咺出奔晉　會溫　天王狩河陽
朝王所　執衛侯歸京師　元咺自晉復歸衛
圍許　曹伯復歸曹會圍許
〔三十〕衛侯歸衛　圍鄭
〔三十一〕遂如晉
〔三十二〕重耳卒（温至京師無百里翟泉在王城之内乃會諸侯之強大者臨河而盟王其能無至乎翟泉在王城内挾諸侯以抗天子去桓公遂如晉矣）

序晉伯文紀曰晉有二文之業謂文侯文公也書録文侯之

命扞王于鄭錫以秬鬯爲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家
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文公以前晉之君大
夫曾不通於盟會不著於簡冊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
經者亦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
之內乃六挈晉侯不以爲煩是果何哉蓋晉自武公以枝代
宗非有王命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
春秋於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稟經
復略之勤王固爲大美原其初心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是特求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豈眞知有君臣之義沒其行事
蓋求名而不得者也至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開夷夏之盛
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則晉亦不
爲無績於中國矣此其桓文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
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向楚文公一駕

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
公文公再合而温之事敵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
鄄失魯盟幽失衛若　正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
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
公之功多乎桓公者罪亦多乎桓公者也事速乎桓公者義
先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
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非其非桓匹歟桓公得
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
而秦與矣此桓公之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遍三川盟則不
加王人文會畿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
爲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奪臣抑君不可以訓文
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
爲也觀此則夫子正譌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五〕霸世紀　晉襄公

晉自襄公繼文世主夏盟是時秦穆亦號伯西戎春秋列秦於夷狄曾不得與邾莒之侯以爵先後況肯授之伯哉襄公起僖三十三年迄文六年凡七年爲晉伯襄紀

〔僖三十三〕襄元　敗秦殽

殽之戰晉文既沒諒秦皆有爭伯之心襄公此舉足以繼伯雖然亦欲速耳天保采薇之意治內治外固有序也

葬文公　敗狄箕　伐許

〔文元〕伐衞　衞伐　會戚　〔二〕戰彭衙秦敗績

會盟垂隴　伐秦

及處父盟

〔三〕會伐沈　秦伐　公如晉　及晉侯盟

處父伐楚救江　〔四〕公至自晉　伐秦

〔五〕敖如晉　〔六〕行父如晉

驩卒

當秦穆之伐晉文既沒繼文不肖遠捨其業區區爭衡於洮上數年之間連兵不已豈得已哉一至後世夷狄代起其志則在一隅而無意於南方是以范山曰晉君志不在諸侯北方可圖故楚得乘間以主中國

殺士穀及箕鄭父

靈公今日殺大夫明日殺大夫誅戮奔放無時無之此見其不君而卒不免

〔十〕秦伐

會救鄭

〔十一〕會承筐

〔十二〕戰河曲

〔十三〕公如晉　公及晉盟　公還自晉

〔十四〕公至自晉

納捷菑于邾　邾弗克納　〔十五〕行父如晉

伐蔡入蔡　行父如晉　盟扈

〔十六〕伐宋

會扈

〔宣元〕放胥甲父于衞

無罪也故稱國以殺義同

古者大夫有罪或諫不行出待于竟三年君不之還則反之玦則往胥甲父未見其罪晉遽放之非禮也放

趙穿侵崇　伐鄭　趙盾救陳　會棐林伐鄭

趙盾弒君夷皐　〔三〕秦伐　侵鄭　〔三〕成元

〔七〕會黑壤

〔八〕伐秦　黑臀卒于扈

〔十〕景元　伐鄭

〔十二〕及楚戰邲敗績

〔十三〕殺先穀

〔十五〕滅潞以嬰兒歸

〔十六〕滅甲氏及留吁　伯宗勸晉先伐楚而伐狄不台腹心之疾而治疥癬不足責吾獨惜伯宗之有是言也

〔十八〕伐齊　歸父如晉

〔成元〕盟赤棘

〔三〕會伐鄭　公如晉　荀罃聘及荀罃盟

〔五〕會穀　會同盟蟲牢

〔九〕會扈　荀林父伐陳

郤缺救鄭

〔十一〕會狄攢函

同盟清丘

〔十四〕伐鄭

秦伐

〔十七〕會同盟斷道

歸父還自晉至笙奔齊

會齊戰鞌齊敗績盟爰婁

公至自晉　伐廧咎如

〔四〕公如晉　公至自晉

〔六〕嬰齊如晉

行父如晉　藥書救鄭

〔七〕會救鄭　同盟馬陵　林父出奔晉

〔八〕韓穿言汶陽田歸齊　藥書侵蔡　殺趙同趙括

士燮聘　會伐鄭　〔九〕會同盟蒲　來媵

執鄭伯　藥書伐鄭　秦白狄伐

〔十〕會伐鄭　孺卒　公如晉

〔十一〕屬元　公至自晉　郤犨聘　及郤犨盟

行父如晉

敗狄交剛　據左氏觀成景以後大抵只理會大行山下諸狄但欲些此近經營些土地以益吾國而無意於南方楚之因得以乘隙而橫行於中國故楚益強而晉之伯遂衰

〔十二〕周公出奔晉　會瑣澤

〔十三〕郤錡來乞師　會伐秦

〔十四〕林父自晉歸衛

〔十五〕會同盟戚　華元出奔晉

執晉伯歸京師　華元自晉歸宋　會吳鍾離

〔十六〕藥慮來乞師　及戰鄢陵楚鄭敗績
會沙隨不見公　會尹子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執行父舍苕丘
行父盟扈
同盟柯陵　〔十七〕會尹子單子伐鄭
苟罃來乞師
會單子伐鄭　殺郤錡郤犨郤至
晉弒君州蒲

〔十八〕殺胥童

序晉伯靈成景厲紀曰靈公政墮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主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姻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公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縱強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爲眚菲之會此關大勢也

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哉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曼安厚斂以彫牆輕殺而復諫雖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之志也成公若有志矣內難甫靖復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謀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爲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擯卻之師內而鄭家弒穆公晉無討亂之刑諸侯何所觀爲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乎辰陵而乃亟會攢函求山後諸狄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誅陳之惡使楚遂行方伯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興大

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執重執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而使邲不復從爲中國羞乃且伐咎如滅赤狄嗥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蠱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雖得諸侯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略也厲公若有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於王官而後加伐鄭之威比類可欺世自揜矣晉之忌者曰秦曰楚曰吳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則狄服會京師伐秦則秦懼戰鄢陵勝楚則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戍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矣故曰無服人之道也

七　伯世紀　晉悼公

悼公起四公之衰而復二伯之盛蓋晉賢侯也諡不得如成景平昭之美而以悼終平禰廟何哉悼生十四年矣而立其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可謂幼而明且斷矣不十年而駕楚又五年而沒會不逮中年也其臣深惜而加以此名歟起成十八年迄襄十五年凡十有六年爲晉悼伯紀

〔成十八〕悼元　公如晉　公至自晉　士魴乞師　會同盟虛打

〔襄元〕會圍宋彭城

〔二〕侵鄭　會戚　韓厥伐鄭　荀偃聘

〔三〕公如晉　盟長樗　會戚遂城虎牢

陳袁僑如會　及陳袁僑盟　會單子同盟雞澤

〔四〕豹如晉　公至自晉　會單子同盟雞澤　荀罃伐許

〔五〕公至自晉　豹鄫巫如晉

會吳善道善道之會晉悼公過吳以圖楚一向只留意於外而國內事更不留意盟一放於大夫而三晉之萌見矣大夫爲政欲爲而不可得誠得桓公之把握在此會一放爲何所不至

會吳戚　戎陳　會救陳

〔六〕宿如晉　〔七〕會鄒

鄭髡頑如會未見卒　陳逃

〔八〕公如晉　會邢丘　公至自晉　土匄聘

九宿如晉　會伐鄭　同盟戲

〔十〕會會吳柤　遂滅偪陽　伐秦　會伐鄭

戎鄭虎牢　〔十一〕會伐鄭　同盟亳城北

會伐鄭　會蕭魚　秦伐　〔十二〕士魴聘　公如晉

〔十三〕公至自晉　〔十四〕會會吳向

會伐秦中行偃悼公即位十餘年規模恢畫恩深諸侯遂伯業焉戊於蕭魚之會而伐秦之役得臣聞驕心遽生次江而不濟人心之不可滿如此

會戚　〔十五〕周卒

序晉伯悼紀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免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淺矣更事變未多閱義理未熟也乃能忠信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卻顧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諸侯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己和戎則不貪功夷狄也朝聘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服諸侯得鄭而駕楚哉使晉以智力相長設詐術任強力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此豈有勢要力劫之爲哉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爲

信瀆鬼神費辭令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
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此豈晉以區區之載書留之故五
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失盟之事使晉以戰伐爲威暴骨
而逞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以一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
敵事之而後可此豈晉能以力競而勝之哉故三駕之烈不
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悼公之所謂猶有君子之
資者乎然悼公之盛如此而其失安在曰能服諸侯而不能
杜大夫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
通吳之非夫諸侯盟會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以後凡三
大會士匄荀偃實儼然主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
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之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
爲有陳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卒歸楚何工於撫
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之不可釋也會向之後欲

數吳不德以退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猶甚何明於
治楚而闇於治吳乎不然則悼公之伯遠過桓文矣

〔八〕伯世紀　晉平昭

晉至平昭伯事陵遲墮廢春秋所書皆録變之文也平起襄
十六年盡昭十年昭繼平盡昭十六年凡三十二年爲晉伯
平昭紀

襄十六〔干元〕葬悼公　會溴梁　大夫盟

執莒子邾子以歸　會伐許　豹如晉

〔十八〕執衛石買　會同圍齊曹伯貢翮卒于師

〔十九〕盟祝柯執邾子取邾田　宿如晉

士匄侵齊聞齊侯卒還　會柯

〔二十〕會盟澶淵〔二十一〕公如晉　公至自晉

藥盈出奔楚　會商任〔二十二〕會沙隨

〔二十三〕盈復入晉入曲沃　齊伐叔孫豹救次雍榆
殺盈
〔二十四〕豹如晉　會夷儀
〔二十五〕會夷儀　同盟重丘　〔二十六〕荀吳聘　會澶淵
執衛密折喜
〔二十七〕會宋　大夫盟宋
〔二十八〕衛石惡出奔　鞫如晉
〔二十九〕會城杞　士鞅聘　鞫如晉
〔三十〕王子瑕奔
〔昭元〕會晉楚虢
會澶淵宋災故
荀吳敗狄大鹵　秦伯弟鍼出奔
楚比出奔
〔二〕韓起聘　叔弓如晉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宿如晉
〔五〕公如晉　公至自晉　〔六〕宿如晉
〔八〕叔弓如晉　〔十〕虔卒
嫁如晉　葬平公　〔十一〕會厥憖

〔十二〕公如晉至河乃復　伐鮮虞
〔十三〕楚比自晉歸楚弒君虔　會劉子平丘
同盟平丘公不與盟　執意如以歸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四〕意如至自晉　公如晉
〔十五〕荀吳伐鮮虞　夷卒
〔十六〕公至自晉

序晉伯平昭紀曰悼公能以晉國壞亂之後復文襄已失之業平公不能以中夏安強之時保悼公方成之功人之強於為善與夫安於不競者其興衰相遠固如是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夫平公衰微正患不能自為政大夫用事耳豈有職位弗與共治者乎蓋政在侈家而賢者遐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秋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民無謗讟晉祁

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之足云哉方桓文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復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於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於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己弗能愛呼庸隸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豈有尊為邦君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敵於廡下而與盾柄此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身苟有道自便者媮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乎身而害見乎身何其繆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中行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藥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藥

氏民不知有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夷狄敢略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九年無與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者也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卒于乾谿諸侯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驚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覩德而厖祁崇侈以啓戎列國未聞信而鄰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儒病菊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九伯世紀　晉頃定

頃定之世晉伯愈降愈壞蓋不復方伯之職旄丘之詩可賦矣然終乎黃池晉人猶以伯視晉則知晉雖不能伯而春秋

猶未絕晉也頃起昭十六年定繼頃迄乎獲麟凡四十六年爲晉伯頃定紀

〔昭十六〕頃元　意如如晉葬昭公

〔十七〕荀吳滅陸渾戎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四〕婼至自晉

〔二十五〕會黃父

〔二十七〕會扈

〔二十八〕公如晉次乾侯

〔二十九〕公如晉次乾侯

〔三十〕公如晉次乾侯

〔三十一〕會適歷

〔三十一〕士鞅聘

〔三十三〕婼如晉　執婼　圍郠

〔三十二〕會城成周

〔三十四〕去疾卒　定元　葬頃公

荀躒唁公乾侯

〔定元〕執仲幾于京師

〔三公如晉至河乃復

〔四〕會劉子召陵侵楚　不知勢廿

盟皐鼬　晉定欲舉桓文之事於諸侯澽散之時志則勤矣其杞伯成卒于會

伐鮮虞

〔六〕斯何忌如晉

〔八〕會瓦

〔十〕趙鞅圍衛

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哀元〕齊衛伐

戰鐵鄭敗績

〔五〕趙鞅伐衛

〔七〕魏曼多侵衛

〔十三〕會吳黃池

〔十四〕定十六

〔五〕士鞅圍鮮虞

執宋樂祁犁

士鞅侵鄭遂侵衛

〔十三〕趙鞅入晉陽以叛

趙鞅歸晉

〔三〕趙鞅納衛蒯聵于戚

〔四〕執戎蠻子赤歸楚

〔六〕趙鞅伐鮮虞

〔七〕趙鞅侵齊

魏曼多侵衛

序晉伯頃定紀曰讀隱桓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定哀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

於頃定夫晉以弈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諸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蟲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廢也其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於戍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此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則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也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有抑晉代興之志衛宋魯之君無共攘臂以從齊者也蓋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宋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詛衛而失衛

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矣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于衛侯齊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則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室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莅政敢干位以令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賂而昭公不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晉師無出或索魯

十牢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壞尚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者也

魯

〔十〕列國本同姓世紀魯公伯禽始封曲阜是爲魯公伯禽之後曰煬曰魯周公之後也伯禽始封曲阜是爲魯公伯禽之後曰煬曰獻迄于莽公惠公閱世十二爲隱公自隱至哀又閱十二爲春秋終始降乎哀公歷九世至頃公魯爲楚所幷及漢興楚亡魯猶號稱禮義守節之邦周公伯禽之澤可謂遠矣

〔隱元〕及邾儀父盟蔑公羊以會允最則善惡何爲其輕重之可也以及爲汲汲則浮來之盟豈汲汲哉於吾欲之可也蔑深以會者外爲主則雄之會豈邾之能主魯會哉志之可也及外則會公于棠皆易爲不志也

天王使宰咺歸賵仲子之賵何以爲非禮　及宋盟宿

祭伯來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敢朝而不與朝介葛盧來是也　公師卒

〔三〕會戎潛　無駭入極　及戎盟唐　紀裂繻逆女

伯姬歸紀　子氏薨　〔三〕君氏卒　武氏子求賻

〔四〕及宋遇清　葬桓王　葬宋穆公

〔五〕矢魚棠　宋書謝晏常也矢母有論自伸子始婦人有謚自文姜始

〔六〕鄭渝平　會齊盟艾　〔七〕叔姬歸紀　城中丘

齊弟年聘　伐邾　天王使凡伯聘

〔八〕鄭宛歸祊　入祊　及莒盟浮來　螟　無駭卒

〔九〕天王使南季聘　大雨震電大雨雪　挾卒

城郎　會齊防　〔十〕會齊鄭中丘

鼷會齊鄭伐宋　敗宋師取郜取防

〔十一〕滕薛朝　時人無能知者　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切意舊無此禮所以有爭長之事長滕侯非禮也而薛侯不爭後鄭禮也而公子忽怒然則禮廢久矣　會鄭時來　及齊鄭入許

〔桓元〕即位　會鄭垂　鄭璧假許田　及鄭盟越　大水

〔二〕滕朝　會三國稷成宋亂　取邾鼎納大廟　杞朝入杞

〔三〕會齊高傒　會杞桓公　及戎盟唐　至自唐
會齊讙　姜氏至自齊　齊弟年聘　有年

〔四〕狩郎　天王使宰渠伯糾聘

〔五〕天王使仍叔子聘　城祝丘　大雩　螽

六實來　會紀成　大閱　子同生　其不曰世子禮也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周禮典命諸侯適于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布帛繼子男　紀朝

〔七〕焚咸丘　穀鄧朝　〔八〕烝　天王使家父聘　烝伐邾　雨雪　祭公來九〕曹使世子射姑朝

〔十〕會衛桃丘弗遇　齊衛鄭來戰郎

〔十一〕柔會三國盟折　會宋大夫鍾　會宋闕

〔十二〕會杞莒盟曲池　會宋燕盟穀丘

會宋虛　會鄭盟武父　及鄭伐宋戰宋

〔十三〕會紀鄭及四國戰四國敗績　大水

〔十四〕會鄭曹　無冰　鄭弟語來盟

御廩災　御廩供京師之廩粢書災魯不供也何以知其爲供天子之廩以文三年御書推之蓋御書進於君者也周既有御書則廩名御者必非諸侯之私有　嘗　此王制也春秋諸侯不供上之人又從而求之不供者其罪已不可逃而求之者又何不自重也雖然此猶有求也文公以後無有求者矣

會齊艾　邾牟葛朝　會三國袁伐鄆　會三國曹至自伐鄭　城向

〔十五〕天王使家父求車　周禮采服貢服

〔十六〕會齊侵伐邾　及齊戰奚　及宋衛伐邾

〔十七〕會齊紀盟黃　會齊樂與姜氏如齊　薨于齊　喪至　葬

〔十八〕會齊侵伐衛　次滑

莊元夫人孫齊　築王姬館外　王使榮叔錫桓命

〔二〕慶父伐於餘丘　姜氏會齊禚

〔三〕溺會齊伐衛　〔四〕姜氏享齊祝丘

紀伯姬卒齊葬　及齊狩禚

〔五〕姜氏如齊師　鄆黎來朝　會四國伐衛

〔六〕至伐衛　螟　齊歸衛俘

〔七〕姜氏會齊侯　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大水　無麥苗　姜氏會齊穀

〔八〕師次郎侯陳蔡　治兵　及齊圍郕郕降齊師還

〔九〕及齊大夫盟甗　伐齊納子糾

及齊戰乾時敗績　浚洙

〔十〕敗齊長勺　侵宋　敗宋乘丘

〔十一〕敗宋鄑　紀叔姬歸酅

〔十三〕齊桓始伯　會齊盟柯　〔十四〕單伯會伐宋

單伯會五國鄄（單伯左謂周大夫公穀謂魯大夫今依三傳互見）

〔十六〕會八國同盟幽

〔十七〕鄭詹自齊逃來　多麋

〔十八〕追戎濟西　有螽　〔十九〕結滕陳婦鄄遂及齊宋

盟　姜氏如莒　齊宋陳伐西鄙

〔二十〕姜氏如莒　〔二十一〕姜氏薨

〔二十二〕肆大眚（眚災肆赦乃罪之當宥者非但曲赦而已二百四十二年獨書此以見非伯蓋莊公率意創行以苟悅人情也）

葬文姜　及晉高傒盟防　如齊納幣

〔二十三〕至自齊　祭叔聘　如齊觀社　至自齊　荊聘

及齊遇穀　蕭叔朝　丹桓　會齊盧

〔二十四〕刻其桷　如齊逆女　至自齊

姜氏入大夫宗婦覿幣　大水

〔二十五〕陳女叔來聘　日食鼓用牲社

伯姬歸杞　大水鼓用牲社門（亳書曰瞽奏鼓會夫馳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親鼓則鼓當在朝也天子在朝則諸侯同矣書夫牧聞之官馳則急於取牲以用之若此則鼓在朝而　用牲于社禮也莊公鼓于社非禮也故譏之）

友如陳

會宋齊伐徐

會四國同盟幽

杞伯姬來 莒慶逆叔姬 杞朝 會齊城濮

〔二十八〕會齊宋救鄭 築鄆 言築者創新邑也臺囿之類是也魯二十四邑書築者五如城中丘之類城舊邑也

大無麥禾

〔二十九〕新延廄 有蜚 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三十〕成 葬紀叔姬 日食鼓用牲社

及齊遇魯濟

齊獻戎捷

〔三十一〕築臺郎 築臺薛

〔三十二〕城小穀 牙卒 薨路寢 般卒 慶父如齊

閔元 葬莊公 及齊盟落姑 季子來歸 齊仲孫來

〔三〕吉禘莊公 葬 薨 姜氏孫邾 慶父出奔莒

〔二十六〕伐戎 至自伐戎

〔二十七〕會杞伯姬訛

友如齊葬原仲

齊高子來盟

僖元 姜氏薨夷齊以歸 會五國糧 敗邾儀

友敗莒鄣獲莒拏 夫人氏喪至自齊

〔二〕城楚丘 葬 薨姜 不雨三 不雨 不雨 雨

友如齊莅盟 會七國侵蔡伐楚 及江黃伐陳

至自伐楚 茲會六國侵陳

〔五〕杞伯姬朝其子 茲如牟 及七國會王世子首止

盟首止

救許 至自伐鄭 〔六〕會五國伐鄭圍新城

會四國盟寧母 〔七〕小邾朝

友如齊

〔八〕會王人六國盟洮 禘大廟用致夫人

九會宰周公六國葵丘 伯姬卒 盟葵丘

〔十〕如齊 大雨雪 〔十一〕及姜氏會齊陽穀

大雩 旱暵則舞雩則雩者旱祭也龍見而雩則雩者時祭也旱閒雨也時然後雩傳也公羊以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非矣

〔十三〕會七國城緣陵 大雩 友如齊

〔十四〕如齊 會七國盟牡丘矢匡 季姬及鄫逼防使鄫朝

叅 至自會 季姬歸鄫 震夷伯廟

〔十五〕季友卒 鄫季姬卒 茲卒 會八國淮

〔十六〕威頊 姜氏會侯卞 至自會

〔十七〕救齊 〔十九〕會四國盟齊

〔十八〕新作南門 鄫朝 西宮災

〔二十〕大旱 伐邾 楚宜申獻捷 會盟薄釋宋公

〔二十一〕伐邾取須句 及邾戰升陘

〔二十二〕宋蕩伯姬逆婦 會莒衛盟洮

〔二十三〕會莒衛盟向 齊侵西鄙遂鄣弗及 齊伐北鄙

遂如楚乞師 以楚伐齊取穀 至自伐齊

〔二十七〕杞朝 遂入杞 會諸侯盟宋

〔二十八〕買戎衛不卒刺之 晉文始伯 會七國盟踐土 朝王所

杞伯姬來 遂如齊 會九國溫 朝王所 圍許

〔二十九〕介葛盧來 至自圍許 會王人六國盟翟泉

大雨雹 介葛盧來 〔三十〕天王使宰周公聘

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取濟西田 遂如晉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杞伯姬求婦

〔三十三〕齊國歸父聘晉襄伯 伐邾取訾婁 遂伐邾 如齊

至自齊 薨小寢 隕霜不殺草 李梅實

〔文元〕即位 天王使叔服會葬 葬僖公

天王使毛伯錫命 得臣如京師 敖會晉處父盟

〔二〕作僖公主 及晉處父盟

敖會四國盟垂隴　自十二月不雨至七月
大事大廟躋僖公　遂如齊納幣
〔三〕得臣會五國伐沈　如晉　及晉盟
〔四〕至自晉　逆婦姜于齊　衛寧俞聘　風氏薨
〔五〕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葬成風
王使召伯會葬　敖如晉
〔六〕行父如陳晉靈伯　行父如晉
遂如晉葬晉襄　閏月不告朔猶朝廟
〔七〕伐鄆取須句　遂城鄆　狄侵西鄙
會諸侯晉大夫盟扈　敖如莒莅盟
〔八〕遂會晉趙盾盟衡雍　遂會雒戎盟秦
敖如京師不至復奔莒　宋司城來奔
〔九〕毛伯求金　姜氏如齊　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姜氏至自齊　遂會四國救鄭　地震　楚椒聘
秦歸僖公成風之賵　〔十〕辰卒
自正月不雨至七月　及蘇子盟女栗
〔十一〕叔彭生會郤缺承筐　曹朝　遂如宋
得臣敗狄鹹　〔十二〕邾伯來奔　杞朝
子叔姬卒　滕朝　秦術聘　行父城諸及鄆
〔十三〕自正月不雨至七月　大室屋壞　如晉
衛會晉　及晉盟　還自晉　鄭會棐
〔十四〕至自晉　邾伐南鄙　叔彭生伐邾
會七國同盟新城　星孛入北斗　至自會
敖卒于齊　宋子哀奔　單伯如齊　齊執單伯
執子叔姬　〔十五〕行父如晉
宋華孫來盟　曹朝　齊歸敖喪　日食鼓用牲社

單伯至自齊　齊侵西鄙　行父如晉
齊來歸子叔姬
〔十六〕行父會晉陽穀弗及盟　四不視朔
遂及齊盟鄄丘　姜氏薨　毀泉臺
〔十七〕葬聲姜　齊伐西鄙　及齊盟穀　至自穀
遂如齊
〔十八〕薨臺下　葬文公
遂得臣如齊　姜氏歸齊　行父如齊
〔宣元〕即位　遂如齊逆女　遂以婦姜至自齊
行父如晉　會齊平州　遂如齊
齊取濟西田
邾朝
三晉成伯 郊牛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四及齊平莒及郠莒不肯伐莒取向　如齊　至自齊
五如齊　至自齊　齊高固逆叔姬　得臣卒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六〕螽
〔七〕衛孫良夫來盟　會齊伐萊　至自伐萊
大旱　會五國黑壤　〔八〕至自會
遂如齊至黃乃復　有事大廟　仲遂卒于垂猶繹
萬去籥　嬴氏薨　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葬　城平陽　〔九〕如齊　至自齊
晉景伯 蔑如京師　取根牟　〔十〕如齊　至自齊
齊歸濟西田　如齊　至自齊　歸父如齊
葬齊惠　天王使王季子聘　歸父伐邾取繹
大水　行父如齊　歸父如齊　齊國佐聘　饑
〔十一〕歸父會齊伐莒　〔十二〕螽
〔十四〕歸父會齊穀　〔十五〕歸父會楚宋魯猶會之他可知矣
蔑會齊高固無婁　初稅畝什一之法就其所收之多少而十取一也魯既行之而又逐畝以稅之正

謂二吾猶不足也 蓼生 饑

〔十七〕會四國同盟斷道 〔十六〕郯伯姬來歸 大有年

〔十八〕伐杞 歸父如晉 至自會 弟叔肸卒

歸父還自晉至笙奔齊

〔成元〕即位 葬宣公 無冰 作丘甲

許及晉盟赤棘 〔二〕齊伐北鄙

行父許僑如嬰齊會三國及齊戰鞌齊敗績

取汶陽田 會楚嬰齊蜀 及楚十一國盟蜀

〔三〕會四國伐鄭 至自伐鄭 新宮災三日哭 如晉

至自晉 僑如圍棘 大雩 晉荀庚聘

衛孫良夫聘 及荀庚盟 及孫良夫盟

〔四〕杞朝 許卒 如晉 至自晉 城鄆

〔五〕杞叔姬來歸 蔑如宋 僑如會晉荀首穀 大水

會八國同盟蟲牢 〔六〕至自會 立武宮 武公也著公十一世余南又非始封之君又遠當還不宜復立生廟特書而識之左氏謂以寧之功立武宮窮謂不然也春秋凡宮宮者皆廟也未聞有功隆立廟以旌之者也 取鄟 邾朝 嬰齊如晉 蔑僑如侵宋

行父如晉 〔七〕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鼷鼠又食角乃免牛 曹朝 不郊猶三望

會八國救鄭同盟馬陵 至自會 大雩

〔八〕晉韓穿言汶陽田歸齊 嬰齊如莒 宋華元聘

宋壽納幣 天子使召伯錫命

杞叔姬卒 晉士燮聘 僑如會三國伐杞 衛媵

〔九〕杞逆叔姬喪歸 會八國同盟蒲 至自會

伯姬歸宋 行父如宋致女 晉媵

城中城

會五國伐鄭 齊媵 〔十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如晉 晉屬伯

〔十一〕至自晉　晉郤犨聘　及郤犨盟　行父如晉
僑如如齊自寧之役魯修齊好久矣蓋不待僑如之聘也魯受屈於晉其意將結齊以報晉借修好以爲名耳
〔十二〕會晉衛瑣澤
如京師　自京師會八國伐秦　至自伐秦
〔十四〕僑如如齊逆女　僑如以婦姜至自齊
〔十五〕仲嬰齊卒　會七國同盟戚　至自會
僑如會六國會吳鍾離〔十六〕雨木冰
晉欒黶乞師　會五國沙隨不見公　至自會
會尹子三國伐鄭　晉執行父舍苕丘
僑如出奔齊　行父及郤犨盟扈
至自會　刺公子偃〔十七〕會尹單六國伐鄭
同盟柯陵　至自會　用郊　晉荀罃乞師
會單子六國伐鄭　至自伐鄭　嬰齊卒貍脹

〔十八〕如晉　至自晉　晉士匄聘　杞朝　邾朝
築鹿囿　薨路寢　晉士魴乞師
薨會五國同盟虛朾　葬成公
〔襄元〕即位晉悼伯　薨會八國圍宋彭城　薨會四國次鄫
邾朝　衛公孫剽聘　晉荀罃聘
〔二〕姜氏薨　薨會五國戚　葬齊姜　豹如宋
薨會九國戚遂城虎牢〔三〕如晉　及晉盟長樗
至自晉　會單子七國同盟雞澤
豹及大夫及陳袁僑盟　至自會
〔四〕豹如晉　如氏薨　至自會
〔五〕至自晉　鄭發聘　葬定姒　如晉
薨衛孫林父會吳善道　豹鄫巫如晉
至自會　戊陳　會六國救陳　至自救陳　行父卒
會十一國吳鄫戚　大雩

〔六〕宋華弱奔　滕朝　豹如邾　宿如晉

〔七〕鄭朝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朝　城費

宿如衛　鑾　衛孫林父聘及林父盟　會七國鄒

〔八〕如晉　宿會六國邢丘　至自晉　莒伐東鄙

大雩　晉士匄聘　〔九〕宿如晉　姜氏薨

葬穆姜　會十

〔十〕會十一國會吳柤　遂滅偪陽　至自會　莒伐東鄙

會十一國伐鄭　戍鄭虎牢　至自伐鄭

〔十一〕作三軍　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會十一國伐鄭

同盟亳城北　至自伐鄭　會十一國伐鄭

會蕭魚　至自會　〔十二〕莒伐東鄙圍台

宿救台遂入鄆　晉士鞅聘　如晉

〔十三〕至自晉　取邾　城防　〔十四〕宿叔老會十二國會吳

向　豹會十二國伐秦　莒侵東鄙　宿會八國戚

〔十五〕宋向戌聘　及盟蜀　齊伐北鄙圍成叔至遇

宿豹城成郛　邾伐北鄙

〔十六〕晉平伯　會十國渥梁大夫盟　齊伐北鄙　至自會

地震　叔老會四國伐許　齊伐北鄙圍成　大雩

豹如晉　〔十七〕齊伐北鄙圍桃

高厚伐北鄙圍防　大雩　邾伐南鄙

〔十八〕白狄來　齊伐北鄙　會十一國同圍齊

〔十九〕盟祝柯　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漸水　宿如晉

蔑卒　城西郛　豹會士匄柯　城武城

〔二十〕速會莒盟向　會十二國盟澶淵

至自會　速伐邾　叔老如齊　宿如宋

〔二十一〕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至自晉　曹朝會八國商任

〔二十二〕至自會　叔老卒　會十一國沙隨　至自會

〔二十三〕邾畀我來奔　紇出奔邾　大水　會十一國夷儀　至自會　大饑

〔二十四〕豹如晉　褐侯齊　會十一國夷儀

〔二十五〕齊崔杼伐北鄙　同盟重丘　至自會　會四國澶淵

〔二十六〕晉荀吳聘　豹會八國宋

〔二十七〕齊慶封聘　褐如晉　齊慶封來奔

〔二十八〕無冰　邾朝　大雩　褐會十國城杞　如楚

〔二十九〕在楚　至自楚　吳札聘　褐如晉　晉士鞅聘　杞來盟

〔三十〕楚薳罷聘

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三十一〕薨楚宮　子野卒

褐卒　滕會葬　葬襄公（臣子之施於君父者不可施於同列杜預謂隱元年諸侯會葬非禮也）

〔昭元〕即位　豹會晉韓起聘　叔弓如晉楚十國虢　取鄆　叔弓疆鄆田

〔二〕晉韓起聘　叔弓如晉　如晉至河乃復　宿如晉

〔三〕叔弓如滕　小邾朝　大雩　大雨雹

〔四〕大雨雹　取鄆　豹卒〔五〕舍中軍（魯因先代舊嘗用八佾隱公降而用六書曰初獻六羽文之璿僖公以父先祖定公反之書曰從祀先公皆善之也三軍之作以僭見譏今能舍其一故穀梁以為復正得其言也）　如晉

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　至自晉　叔弓敗莒蚡泉

〔六〕宿如晉　大雩　叔弓如晉

〔七〕暨齊平　如楚　婼如齊涖盟　至自楚　宿卒

〔八〕叔弓如晉　蒐紅　大雩

〔九〕叔弓會楚子陳　貜如齊　築郎囿

〔十〕齊藥施來奔　意如叔弓貜伐莒

嫏如晉葬晉平　〔十一〕叔弓如宋　歸氏薨
大蒐比蒲　　貜會邾侵祥
意如會七國厥愁　葬齊歸
〔十二〕宋華定聘　如晉至河乃復　愁出奔齊
〔十三〕叔弓圍費　會劉子十二國平丘
同盟平丘不與盟　晉執意如以歸　至自會
如晉至河乃復　〔十四〕意如至自晉
〔十五〕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　去樂卒事　如晉
〔十六〕至自晉　大雩晉頃伯　意如如晉葬晉昭
〔十七〕小邾朝　郯朝　星孛大辰
〔十九〕地震　〔二十一〕晉士鞅聘　叔輒卒
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二〕大蒐昌間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二十三〕嫏如晉　叔鞅卒

晉執嫏　晉圍郯　莒庚輿來奔　地震
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四〕貜卒
嫏至自晉　大雩　〔二十五〕嫏如宋
叔詣會九國黃父　鸜鵒來巢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孫齊次陽州晉喜野井　嫏卒　齊取鄆　圍成　會四國盟鄆陵
〔二十六〕至自齊居鄆　〔二十七〕如齊　至自齊居鄆
至自會居鄆　如齊　至自齊居鄆
邾快來奔　如齊　〔二十八〕如晉次乾侯　〔二十九〕至自乾侯居鄆
齊高張唁公　如晉次乾侯　叔詣卒　鄆潰
〔三十〕在乾侯　〔三十一〕在乾侯
意如會晉荀躒適歷　晉荀躒唁公乾侯
黑肱以濫來奔　〔三十二〕在乾侯取闞

何忌會十國城成周　薨乾侯

〔定元〕春王　天子常於歲首令太史頒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今昭公薨于外嗣子未以喪歸天子雖頒朔孰從而受之故不書正月以明國無君則臣子不可代受朔也

即位　葬昭公　大雩　立煬宮

〔二〕雉門及兩觀災

隕霜殺菽

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如晉至河乃復

何忌及邾盟扶　〔四〕會劉子十八國召陵侵楚　至自會

及諸侯盟皐鼬　至自會

〔五〕歸粟蔡　意如卒　不敢卒

六侵鄭　斯何忌如晉　城中城　斯何忌圍鄆

七大雩　齊國夏伐西鄙　大雩

〔八〕侵齊　至自侵齊　侵齊　至自侵齊

齊國夏伐西鄙　會晉瓦　至自瓦

斯何忌侵衛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九〕得寶玉大弓　〔十〕及齊平　會齊夾谷

至自夾谷　齊來歸鄆讙龜陰田　我實失之而齊歸之曰歸如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因魯田而以他國之田書故曰來歸見齊之侵魯也

州仇何忌圍邸

〔十一〕及鄭平　州仇如齊

〔十二〕州仇墮郈　州仇何忌圍成　至自圍成

會齊黃　至自黃

〔十三〕築蛇淵囿　大蒐比蒲　〔十四〕衛公孫戌來奔

衛北宮結來奔　會齊衛師　至自會

天王使石尚歸賑　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比蒲

邾來會　城邗　〔十五〕邾朝

鼷鼠食郊牛死改卜　郊　薨高寢　邾來奔喪

奴氏卒 滕來會葬 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哀元〕即位

郊 何忌伐邾 斯州仇何忌及邾盟白繹 滕朝

〔三〕地震 桓僖宮災 斯州仇城啓陽 季孫斯卒

州仇何忌圍邾 〔四〕城西郛 亳社災

〔五〕城毗 叔還如齊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六〕城邾瑕

〔七〕會吳鄫 伐邾 叔還會吳柤 何忌伐邾入邾以邾益來

〔八〕吳伐 齊取讙及闡 歸邾益 齊歸讙及闡

〔九〕邾益來奔 會吳伐齊 至自伐齊

〔十一〕會吳伐齊戰艾陵齊敗績

〔十二〕用田賦 孟子卒 會吳橐皐 會衛宋鄭 蠶

〔十三〕會晉吳黃池 至自會 螽 星孛東方 螽

〔十四〕西狩獲麟 哀公終二十七年如越復歸卒于有山氏陣公立

序魯世紀曰春秋主魯而述作者也故録魯之行事特加内魯之文列國稱侯而魯獨稱公列國書卒而魯獨稱薨列國之君至魯則曰朝大夫至魯則曰聘而魯之君大夫有事于列國則曰如經書公如齊如晉大夫如陳如宋是也列國之有盟于魯則曰來盟而魯之有盟于列國則曰莅盟經書公子友莅盟公孫嬰莅盟是也列國之擅相吞滅者書曰滅而魯則不書滅而書取經書取鄆取邾是也列國之專殺大夫皆書曰殺而魯則不書殺經書公子買不卒戍刺之刺公子偃是也列國之君去國則書出奔而魯則不書奔而書孫經書公孫于齊是也春秋可謂尊魯之至者也仲尼刪詩

則史克之頌不頌之耶定書則費誓之文獨附之盤訓誥命之末蓋不獨於春秋之尊魯也嗚呼春秋乃爲是尊魯之至者將望之深而責魯以備也是故褒貶大法皆自魯始而是非善惡未嘗沒其實焉不書即位不書王正所以責備乎魯君也書夫人姜氏書婦姜書孟子所以責備乎夫人也書暈書柔書溺書仲遂所以責備乎卿大夫也曰郊曰禘曰大雩曰大閱曰大蒐所以正魯之僭典也曰考宮曰獻羽曰立宮曰毀泉臺所以正魯之禮制也曰初稅畝曰作丘甲曰用田賦所以正魯之失政也曰作三軍曰舍中軍所以正魯之紊權也曰築鄆曰新延廄曰新作南門所以正魯之慢時也春秋責魯之備蓋如此哉震電曰雨雹所以正魯之通一經之所書大而關乎王室之隆替係乎伯政之善否交

于列國之往來凡因魯以立文者其示義固不專在魯矣至爲魯而特筆者常事則不録所以終洋宮復閟宮克淮夷詩之所以頌春秋闕焉而所録者皆事之變也故大事之所由變而十二公之得失蓋可觀矣亟於伐邾而捨盟葵之信貪於得祊而忘許田之失始黨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以惡宋入極之師既縱於無駭而伐鄭伐宋之師復擅於公子翬此隱公之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捨許田以遂鄭黨納郜鼎以成宋亂強則屈己於齊鄭宋衛之國弱則肆志於滕杞曹邾之君始逆兄弟之倫而天理墮終瀆夫婦之分而人欲縱此桓公所以取彭生之禍也會戚廢復讎之義納衛有焚鞫之謀圍郕悖同姓之恩追戎啓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剡楅則侈心騁此莊公之所以不能克已者也養慶父之禍而弗除歸季子之賢而弗任此閔公之所以不能保國者也弃夏

盟而即楚則有從夷之罪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外陘之辱取穀之辱不足洗至鄫之恥此僖之所以不得為全賢也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鄭丘賂盟則辱於齊此文公之所以安於媮政也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媚齊之謀不會於扈不盟於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邾則取向取濮猶未饜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報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止沙隨葛丘之辱如京師似可以求尊君之名而會盟于蜀莫能掩其背華之實此成公得不償失而不知其非也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有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伐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久長倚晉為重而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治實生亂而不悟其變也納牟夷之叛則非所以為臣子之訓娶吳則非所以明三綱之序如晉至河而見卻則無以為託國之謀築郎囿則民力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戎政歸於下此昭公所以淹恤於乾侯也會於夾谷而歸龜陰之田行乎季孫而墮費郈之都雖僅能明禮義之治雉門兩觀之作而僭典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惛於女樂而政歸強家此定公所以有聖人而不克用也五伐邾而勞師于外四城邑而罷民於內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好此哀公所以身適國守四代之服器其實衰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僅肩隨陳鄭曹衞之間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禮弔自守也其卿大夫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所以國多

變故而不靖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而無正始之道也其兵柄不收而無馭下之綱也當時齊晉圖伯常以得魯爲重魯之向背乃列國之所觀瞻齊桓始合會盟魯之不肯輕從者蓋遲遲二十餘年鄄之首會姑以單伯來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穀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莅盟至召陵以後始堅於事齊而齊未得魯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禮召諸侯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及楚虔爲申之會汰心虐燄震搖諸華誰能遏禦大侯小伯雖心知其不可黽勉儻至而魯獨從容退遜辭以時祭是所謂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臧僖伯觀魚之諫能陳軌物法度之言臧哀伯取鼎之諫能舉禮樂文物之訓曹劌觀社之諫能明聽會征伐之典展喜之退齊師能道先王盟府之命季文子之逐莒僕能識君子事君之禮大師之樂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大史氏之書能備春

秋易象之文是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典章之舊也此魯之所以猶賢於諸侯者乎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詒二國之患自莊公不能防閑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共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弑閔襄仲則私敬嬴而殺惡及視是所謂其家法不設而無正始之道也自隱失權於暈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斯昭失權於意如宋樂祁曰魯君喪政四世矣政在季氏三世矣晉史墨曰季氏貳諸侯爲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況定哀以後哉是所謂其兵柄不收而無馭下之綱也此魯之所以國多變故而不靖者乎吁以魯積累之德其遺風善政所存者僅如此而末流之弊又復甚焉或曰魯之弱也尊尊而親親此後世不能與時消息而裁於中修善自反而趨於善豈造端者之過歟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陳子能